

林海雪原

① 奇襲奶頭山



林海雪原

(一) 奇襲奶頭山

原著：曲 波

改編：王星北

繪畫：羅 興
王亦秋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林海雪原 之一





【內容提要】

這是根據曲波的長篇小說《林海雪原》編繪的。

第一集敘述一九四六年東北解放區開始實行土地改革，逃竄在深山密林裏的國民黨軍隊，偷襲村莊，殺人放火，妄想破壞土改。我軍爲鞏固後方，派出一個小分隊，入山清剿。戰士們經過鎮密偵察，運用智慧，奇襲奶頭山，消滅了以許大馬棒父子爲首的一股殘匪。

下集《三路進兵》，講述小分隊戰士們定計追索匪踪的故事。



節氣剛交重陽，東北地區的嚴寒已來臨了。這天黑夜，一股逃竄在深山密林裏的國民黨殘匪，突然從無邊無際的林海裏竄出來，撲奔杉嵐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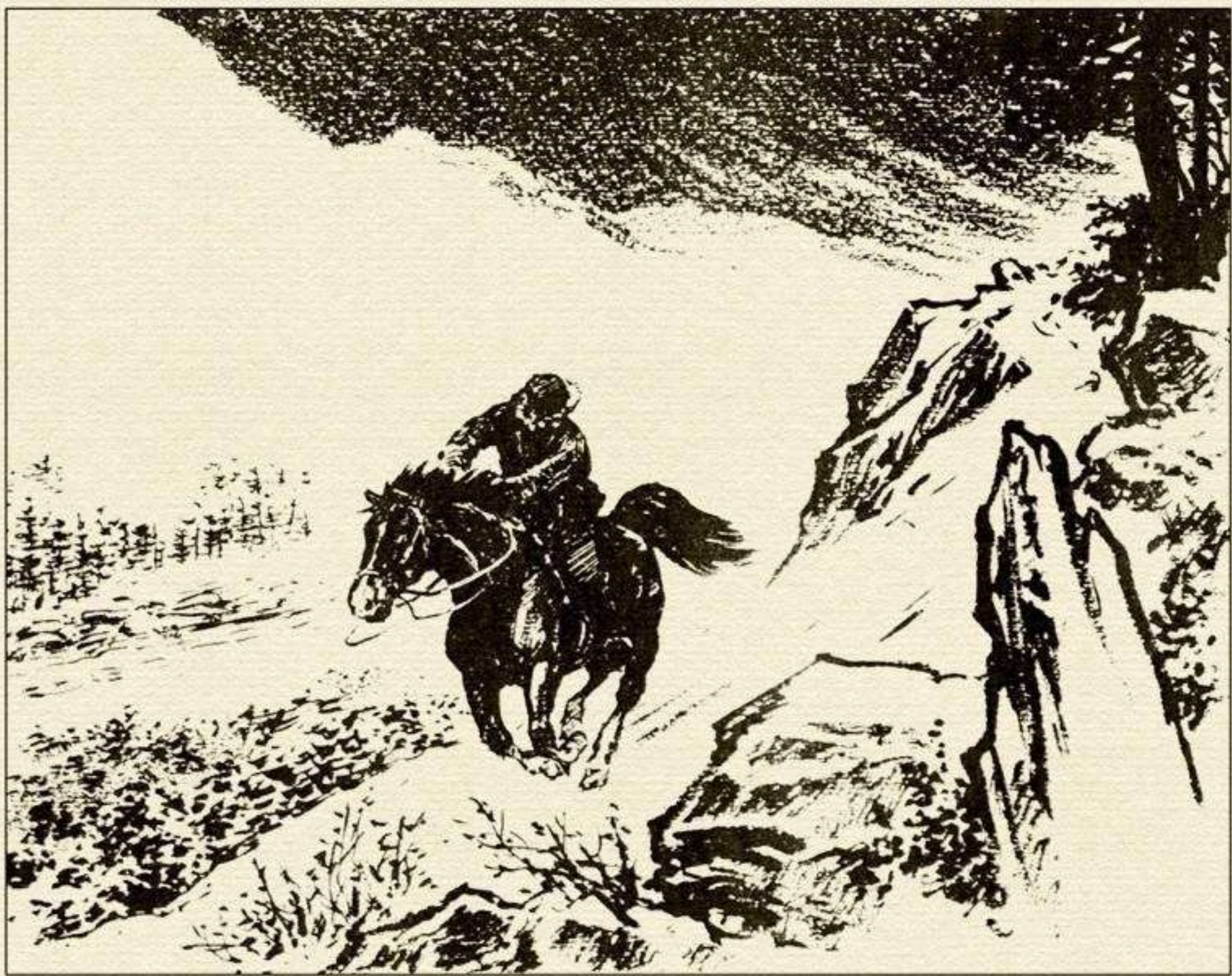
這正是一九四六年東北解放區開始實行土地改革的時
候。杉嵐站是林邊土改的重點，國民黨殘敵企圖破壞土改，
便偷襲這個村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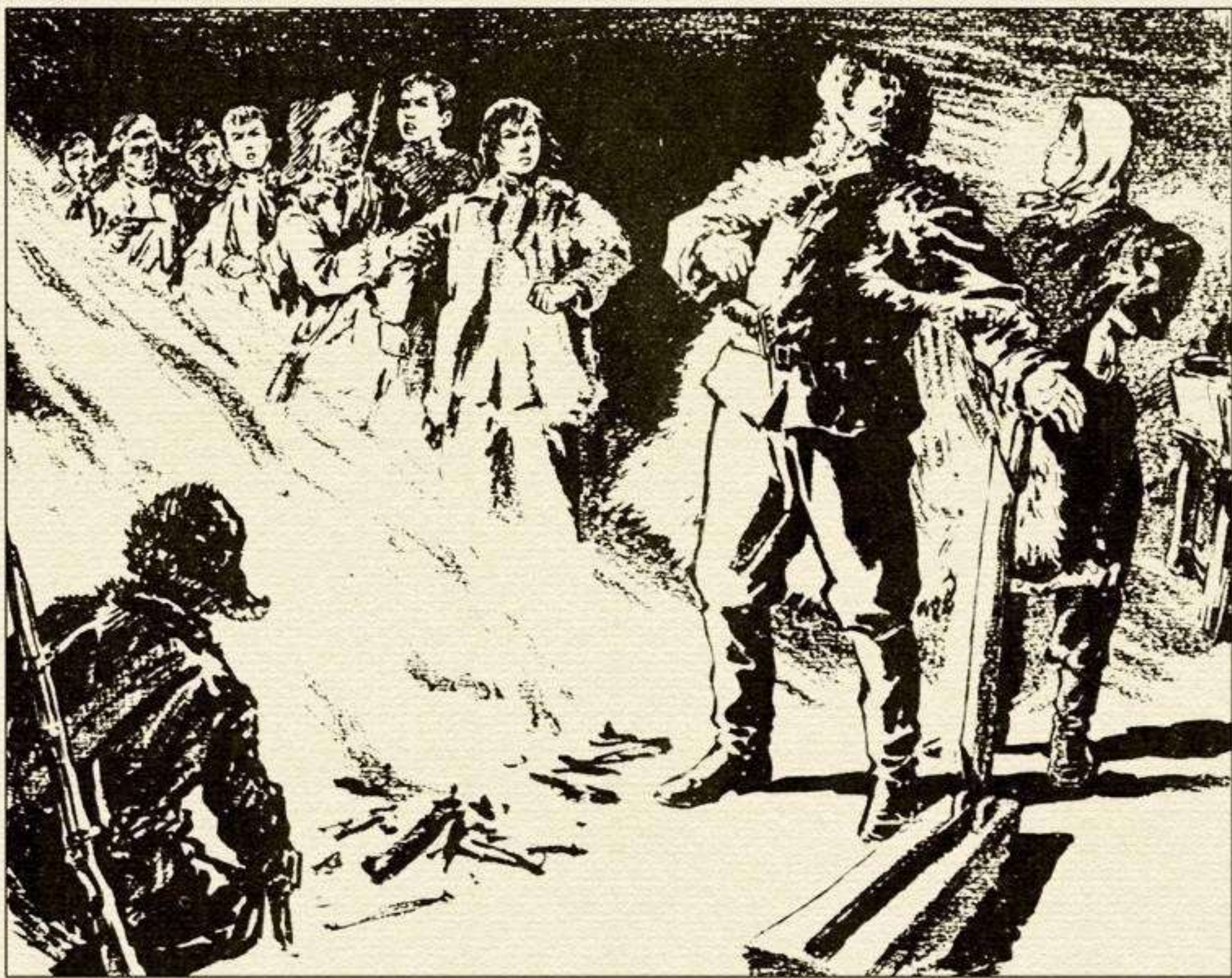
兩個首領男的叫許大馬棒，是國民黨保安第三旅旅長；女的綽號叫蝴蝶迷。兩人在村裏指揮匪徒，捉拿幹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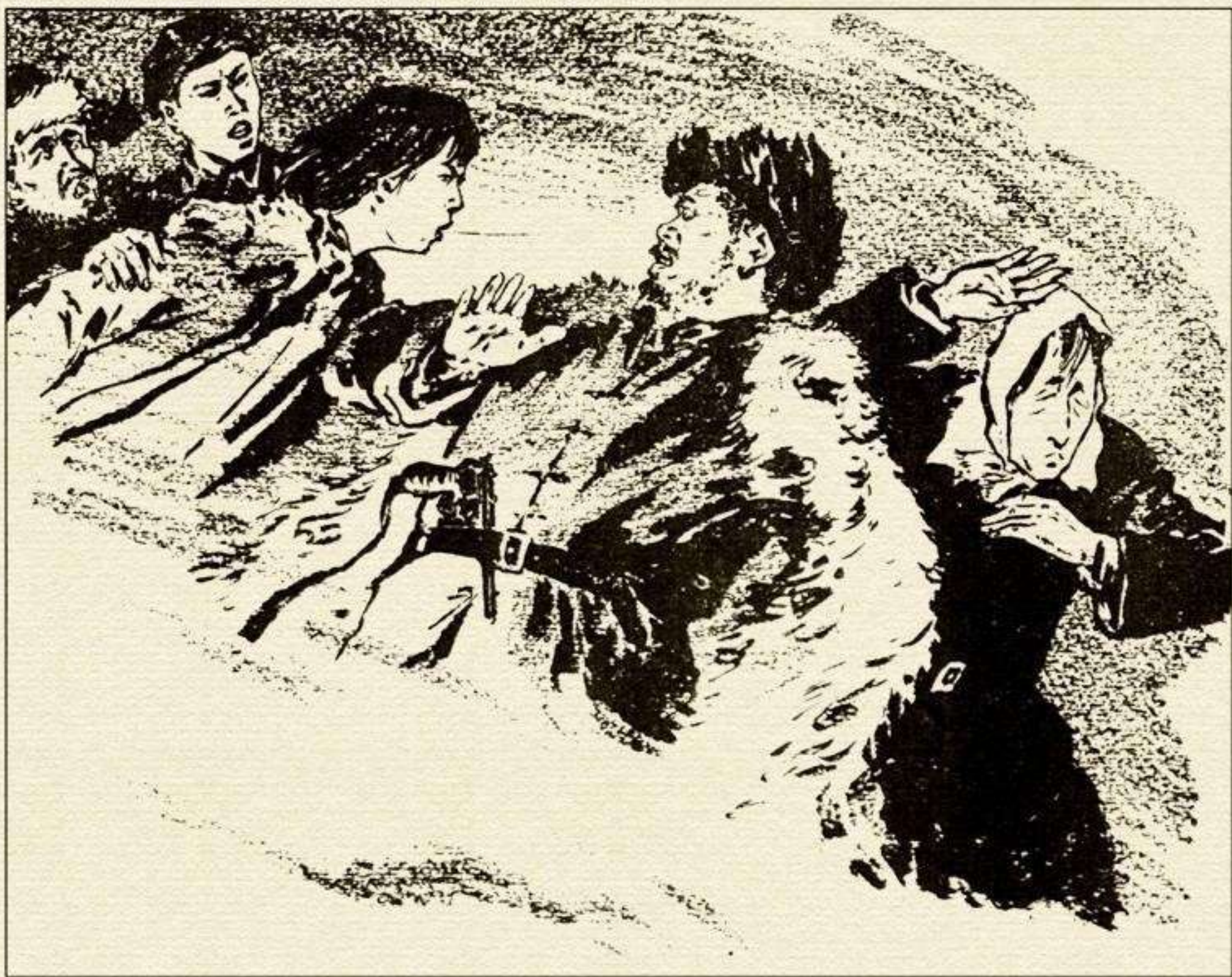
民兵隊長見敵情嚴重，屯子裏的武裝抵擋不了，便奮勇突出包圍，去報告主力部隊。



土改工作隊和村幹部們沒防備，被匪徒們捉住，押到屯中央的廣場上，廣場上升起了一堆大火，許大馬棒嘿嘿冷笑說：「共產黨、窮棒子！你們分我的地，我要你們的命！」



突然，呖的一聲，一口唾沫直射到許大馬棒的臉上。接着，一個站在前面的工作隊員對他厲聲喝罵。



土改隊中忽然有人高呼：「和敵人拚了！」話剛落音，二十幾個人一涌上前，赤手空拳的和匪徒們搏鬥起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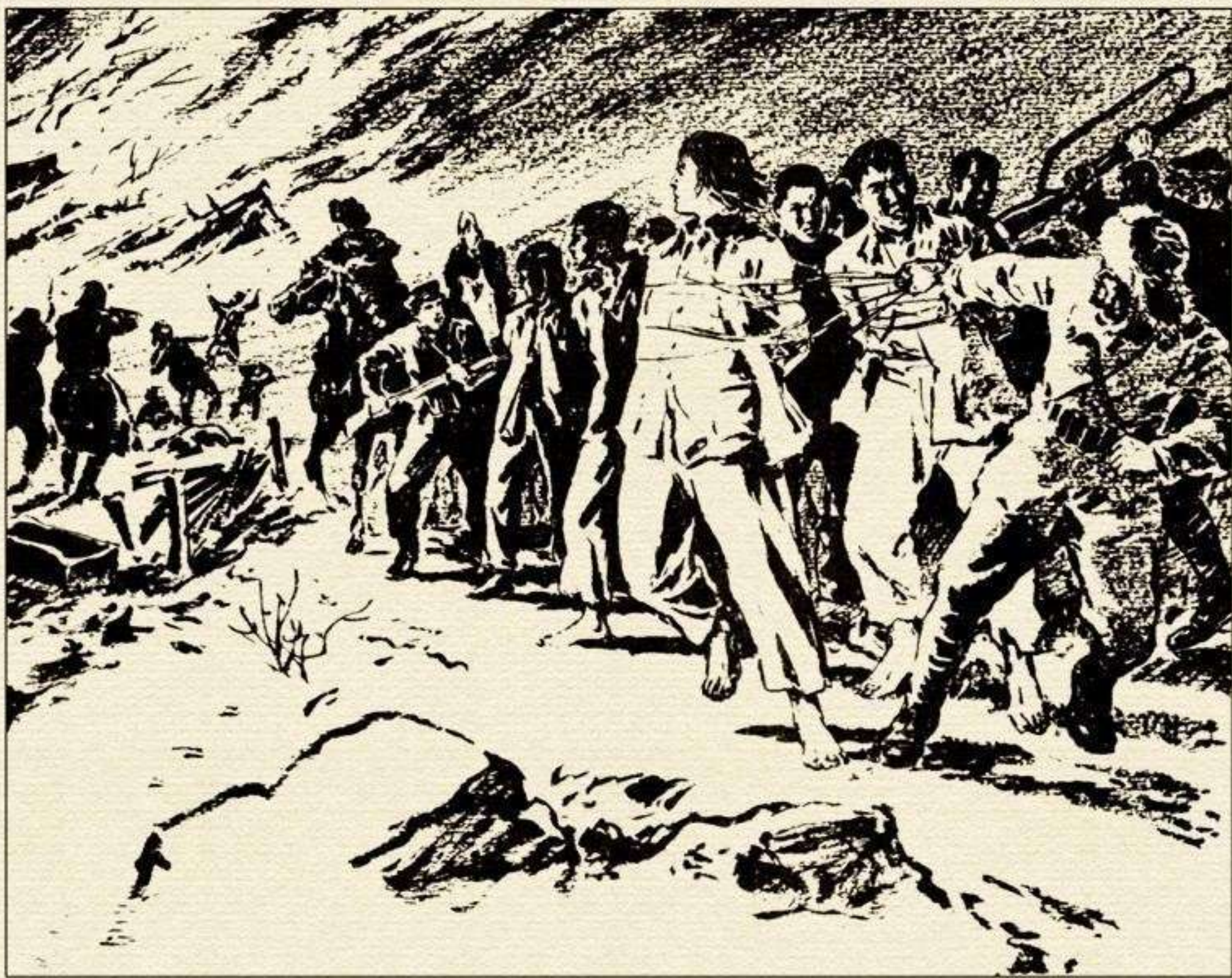
同志們被敵人用繩索縛住，村民們拚着命撲上去救護。匪徒們用馬鞭亂抽，槍托亂打，還開槍打死了幾個人。



這時，許大馬棒的大兒子許福和慣匪鄭三炮，提着槍，餓狠狠地竄上來，準備殺土改工作隊員和幹部。蝴蝶迷却歪着瘦長腦袋，攔住了他們。



這個侯專員，就是國民黨演綏圖佳黨務專員侯殿坤，他很賞識許大馬棒。許大馬棒聽了蝴蝶迷的話，連連點頭，指揮匪徒押着同志們回去，一面放火燒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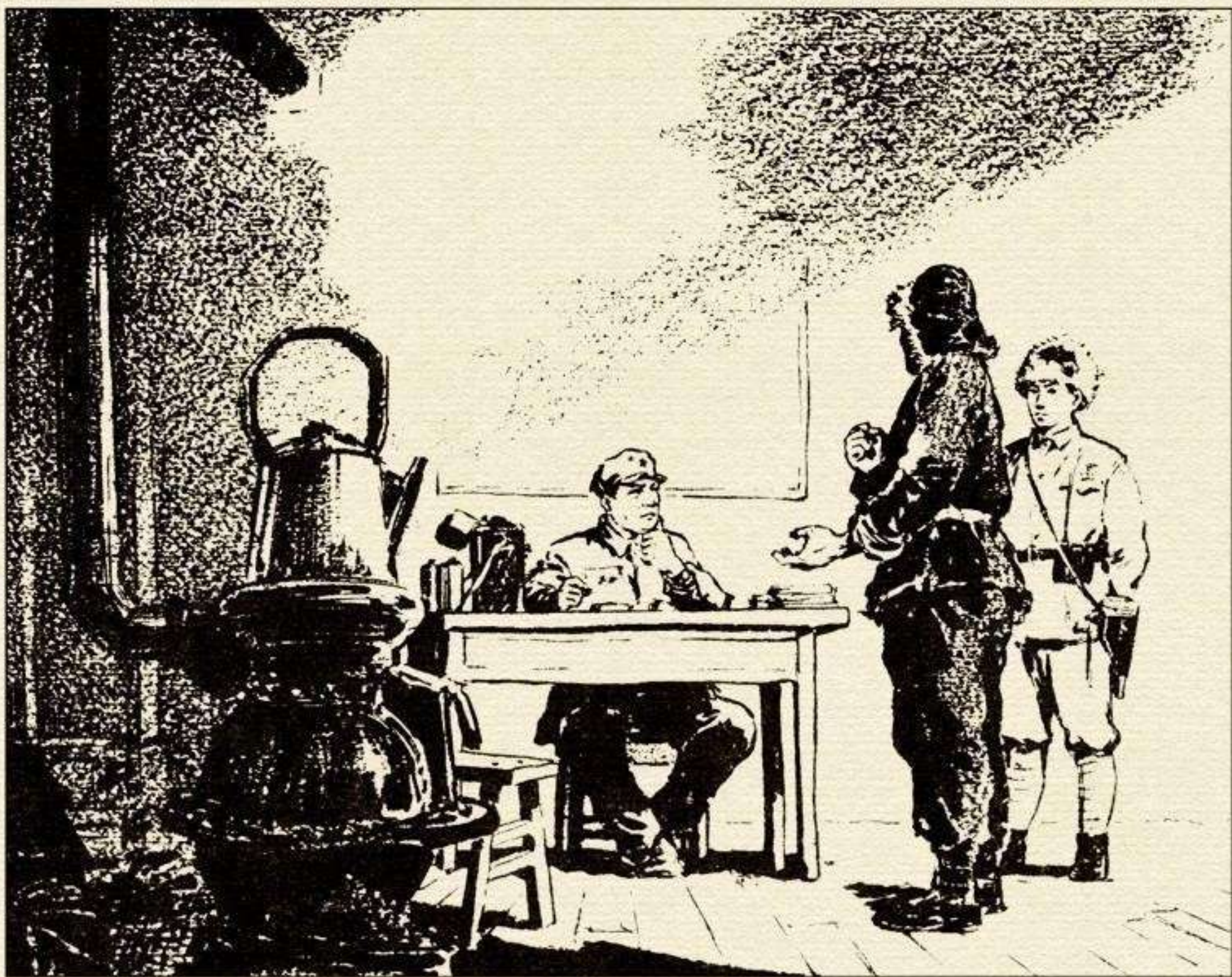
大火熊熊，哭聲動地。這時，被俘的同志們，壓不住心頭憤怒，不約而同的大吼一聲，衝向匪徒，頭撞腳踢，跟匪徒拚起來。



被俘的同志們壯烈犧牲了。許大馬棒和蝴蝶迷帶着一批匪徒回到老爺嶺巢穴裏去。



再說民兵隊長一口氣跑了二十鄉裏，趕到主力軍駐地，向田副司令員報告了杉嵐站的情況。



田副司令得到報告，立即拿起話筒，命令王團長、劉政委馬上準備一個營和騎兵連，全部輕裝，立即行動，馳援杉嵐站。



田王團長和劉政委接到命令，便命團參謀長少劍波先帶騎兵出發，去切斷敵人的歸路。



少劍波心急如火，急步出門，正要命令警衛員高波備馬，誰知高波已經牽着馬迎上來了。



劍波上馬到了操場，命令部隊馬上行動。緊接着，馬蹄聲像暴雨一樣響了起來，全連兩百多騎在塵土飛揚中，向杉嵐站急馳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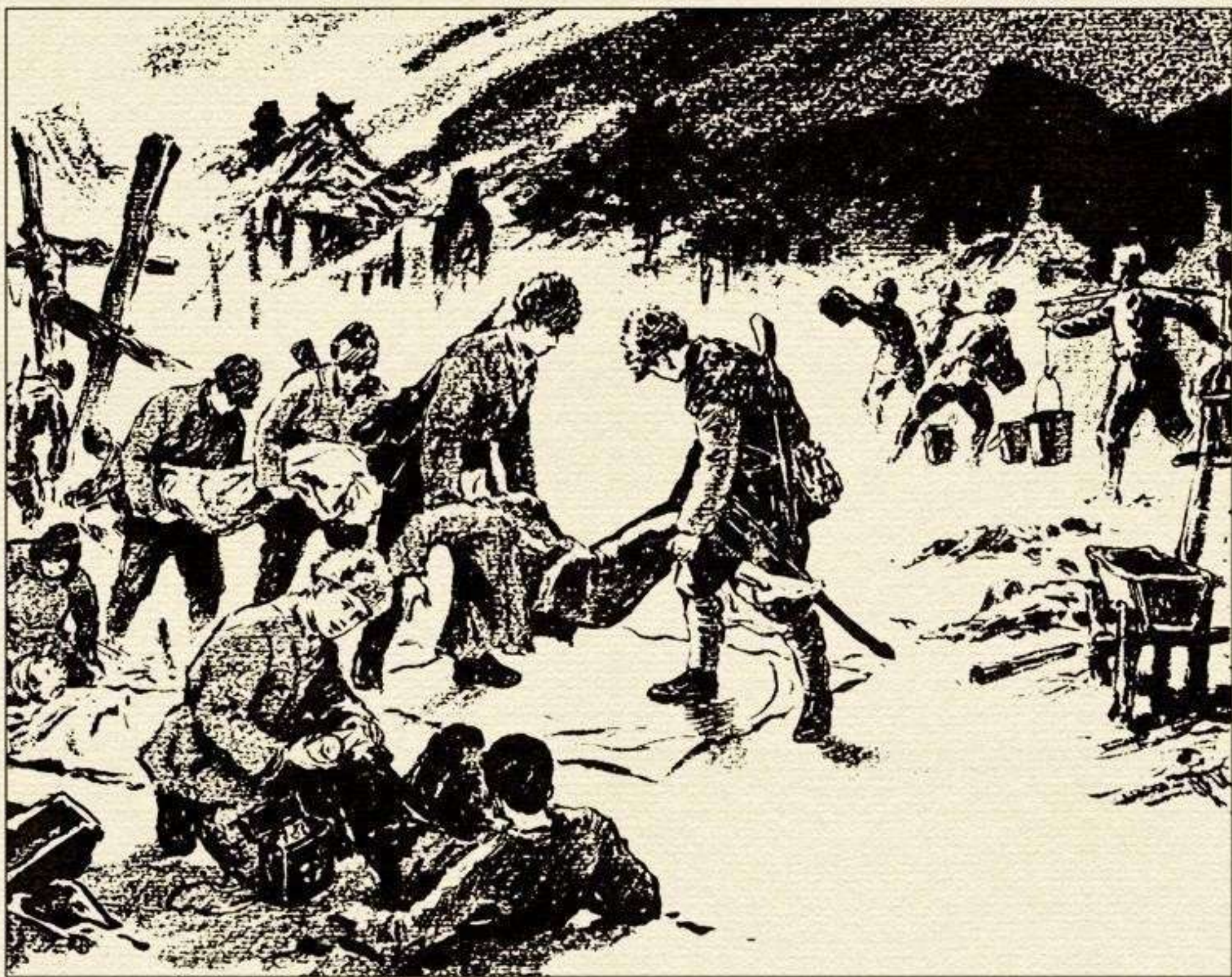
上了西山，祇見杉嵐站一片大火，濃烟衝天。劍波率領着戰士們急衝下山，奔過黃草大甸子，向杉嵐站猛襲。



可是敵人已經逃得無影無踪，草垛、房屋還在燃燒，被害者的遺體倒在地上，情景悲慘。劍波翻身下馬，命令戰士們救火。



火被撲滅了。戰士們解下了自己的軍毯，把遺體裹了起來。滿村的人，沒有一個嚎哭，他們咬着牙，瞪着眼，心裏充滿着怒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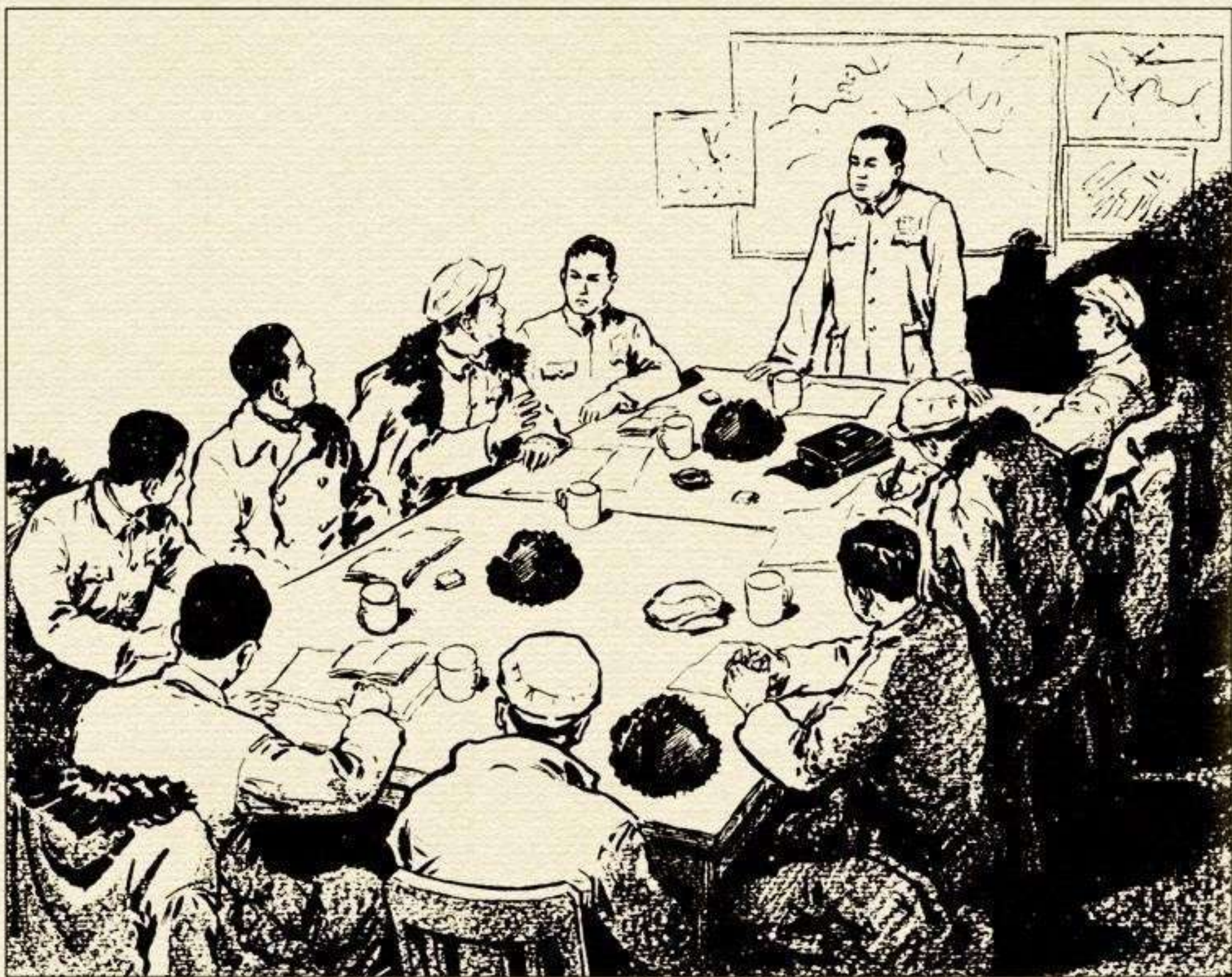
戰士們圍繞着死難者，整齊地站了一個圓圈，肅立致哀。一會，少劍波舉起手，緊握鐵拳，激動地喊了起來。



劍波寫了一個報告給團長和政委。上級立即派出大隊人馬，會合了劍波的騎兵連，搜了幾次山，但沒有發現敵人，祇在另一處地方拾到了一祇膠鞋。



這天，田副司令召開幹部會議，聽取搜山部隊的匯報，並研究怎樣殲滅敵人。



何政委站了起來說：「現在我們要下最大決心，迅速徹底消滅敵人，保護土改，鞏固後方，支援前線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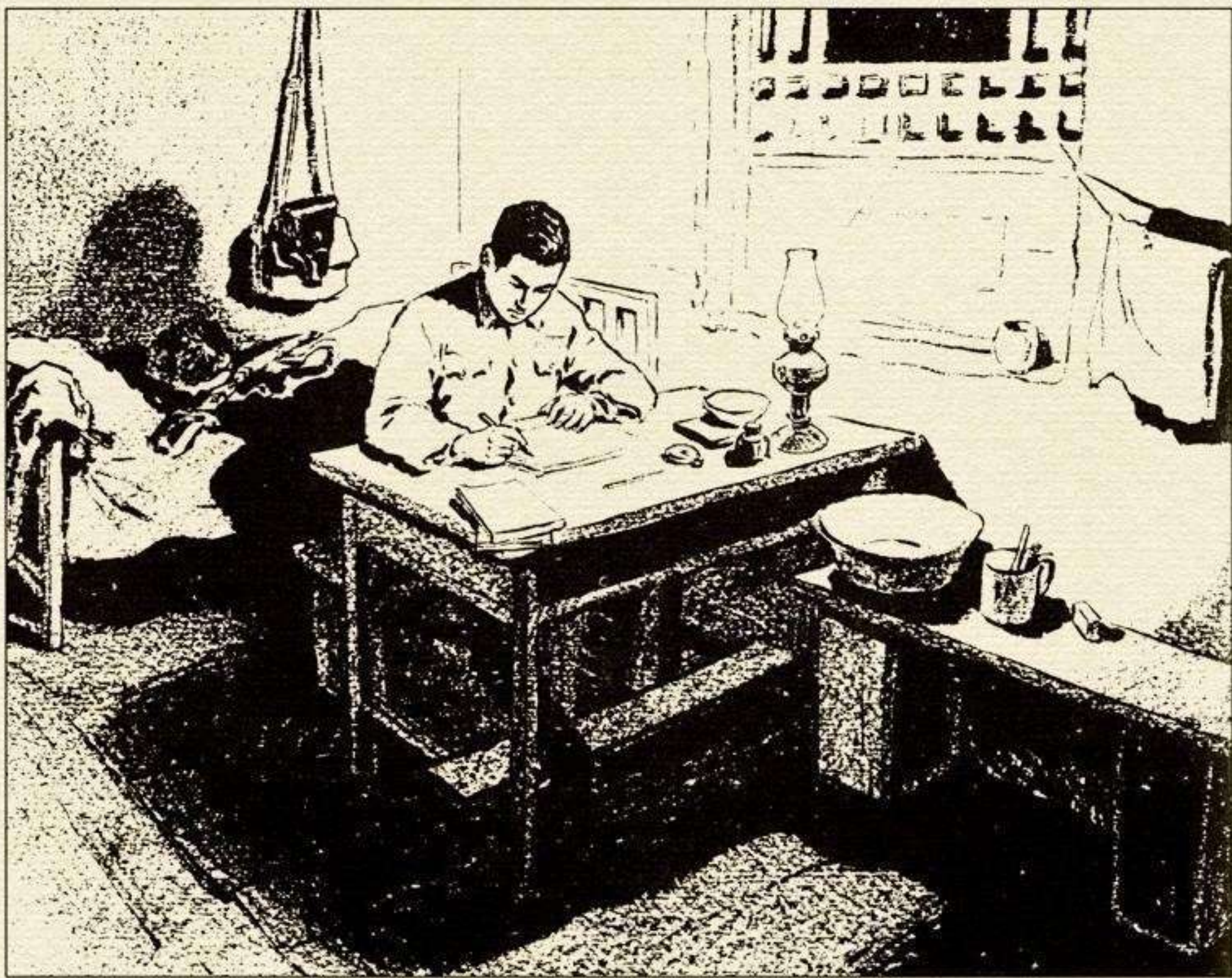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，田副司令直截了當地說：「我們應當以精悍的小分隊，邊偵察邊打，直到消滅敵人。現在決定：由少劍波同志組成一個能偵察能打的小分隊，來完成這個任務。」



散會以後，何政委留住了少劍波，說敵人狡猾、毒辣，人數又比小分隊多，要消滅他們，光憑勇敢是不夠的，還要用智謀。說着，緊緊握住劍波的手，再三叮囑。



晚上，少劍波思考了一會，擬定了小分隊的組成人員、裝備，並提出了作戰計劃。他感到這次任務既重大，又光榮。



第二天早晨，少劍波正和團首長在研究小分隊的戰術，忽見田副司令跨進門來，笑着對劍波說：「準備得怎麼樣？現在離出發還有一個鐘點，你匯報一下吧。」



劃，
劍波把小分隊的組成人員、裝備和他擬定的計
向田副司令作了匯告。

小分隊有偵察英雄
楊子榮，戰鬥英雄劉
勛蒼，攀登能手樂超
家，長腿孫達得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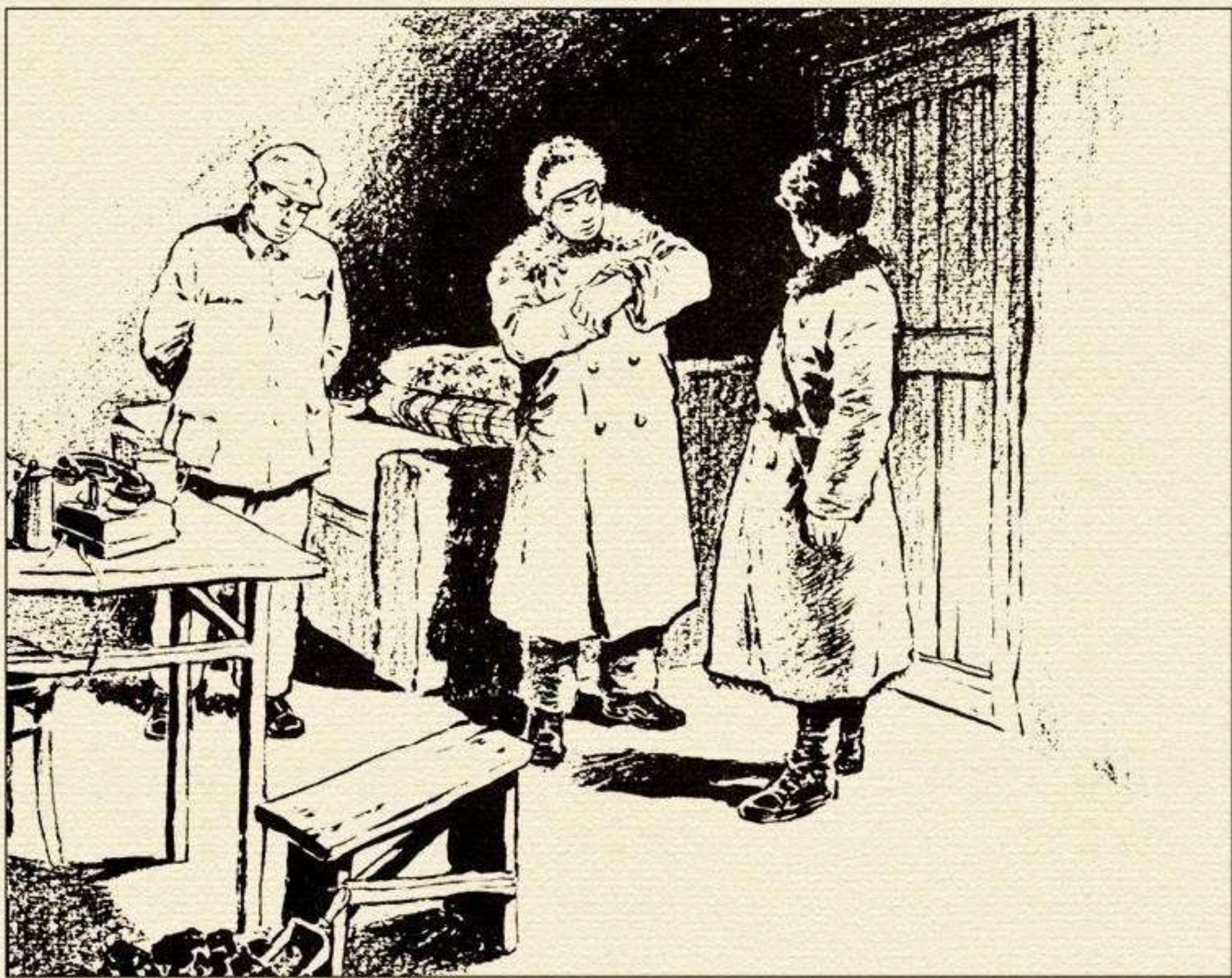
容，劍波自以為準備周到，誰知田副司令突然收住笑容，提出一個問題來。



這時，田副司令的臉色更加嚴肅了。他說在無邊無際的林海裏作戰，一定要有個長久計劃，僅僅帶幾個急救包，如遇上重傷號的話，那祇有讓戰士犧牲生命了。



劍波紅着臉，答不上話來。田副司令看看表，對劍波叮囑說：「主觀馬虎要不得，快準備衛生兵！」便走出房去看望小分隊的戰士們。



可是衛生員全到軍區衛生處學習防凍去了，路又遠，不能馬上調回來。王團長正在着急，忽然一個年輕的女兵快步進來，要求跟小分隊出發，當衛生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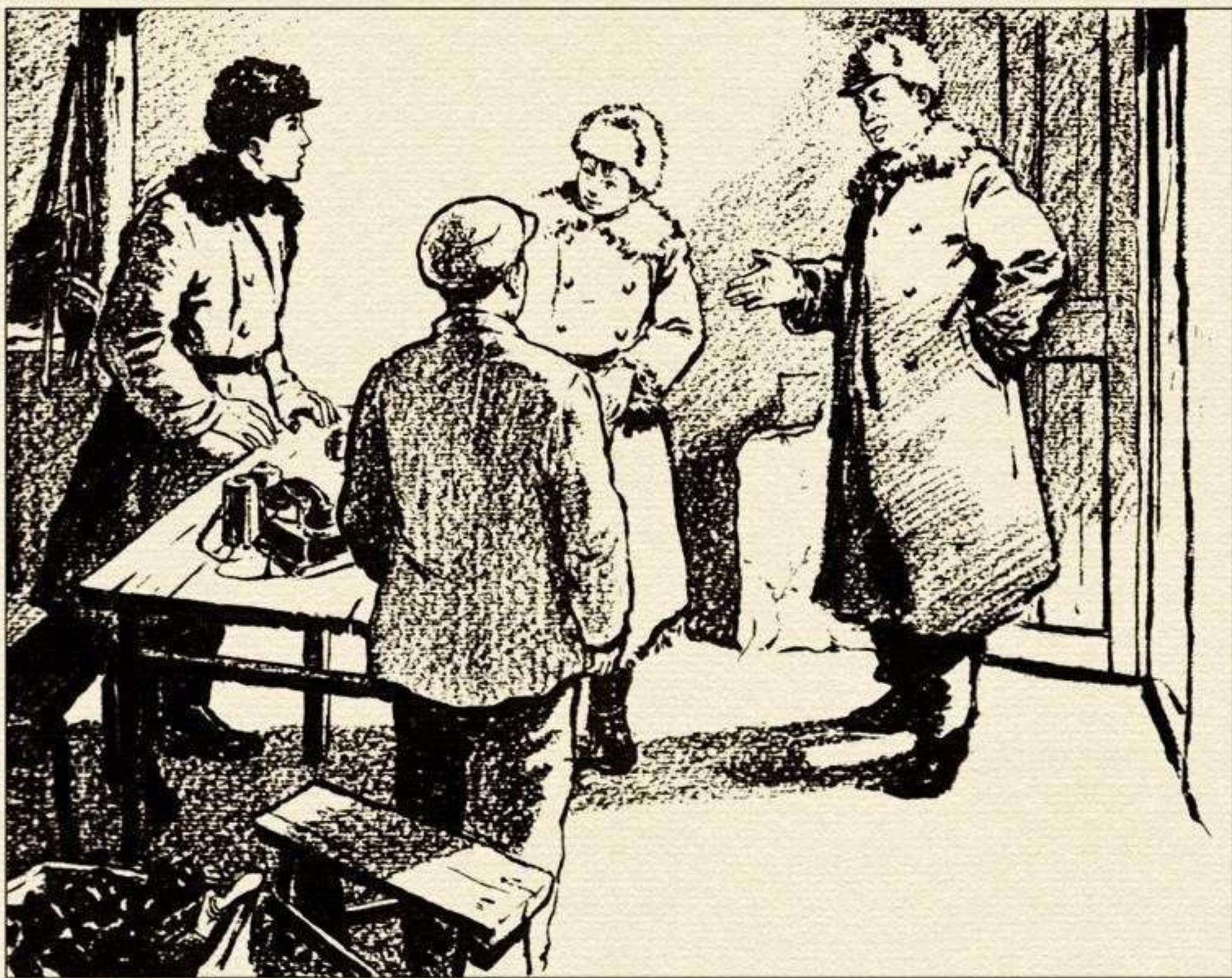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抬頭一看，見是衛生隊的擴士長白茹，也不等王團長說話，連忙把手一搖，幹脆拒絕了。王團長朝她笑了笑，也不答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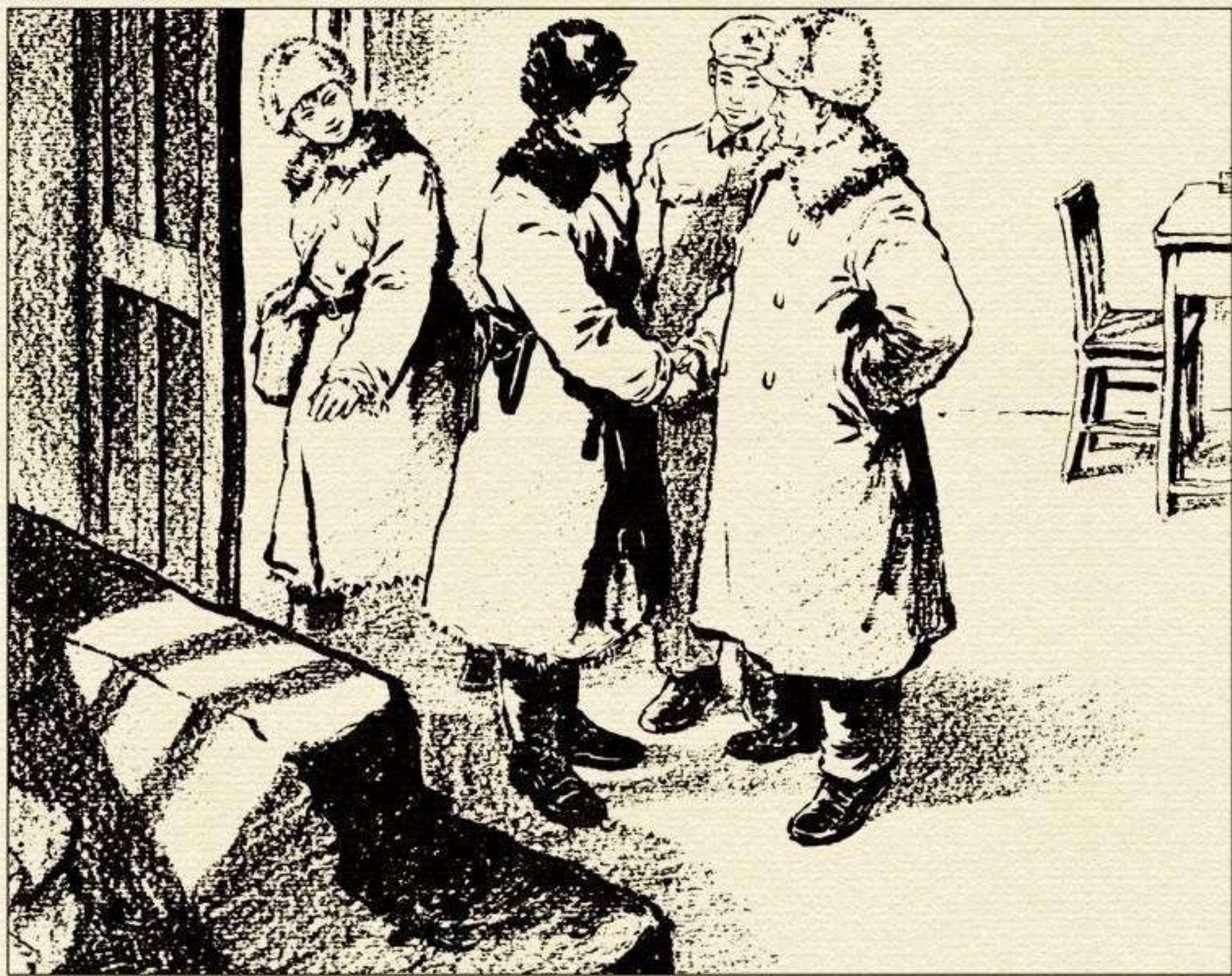
攤，白茹一歪頭，從肩上摘下了一个大藥包，邊說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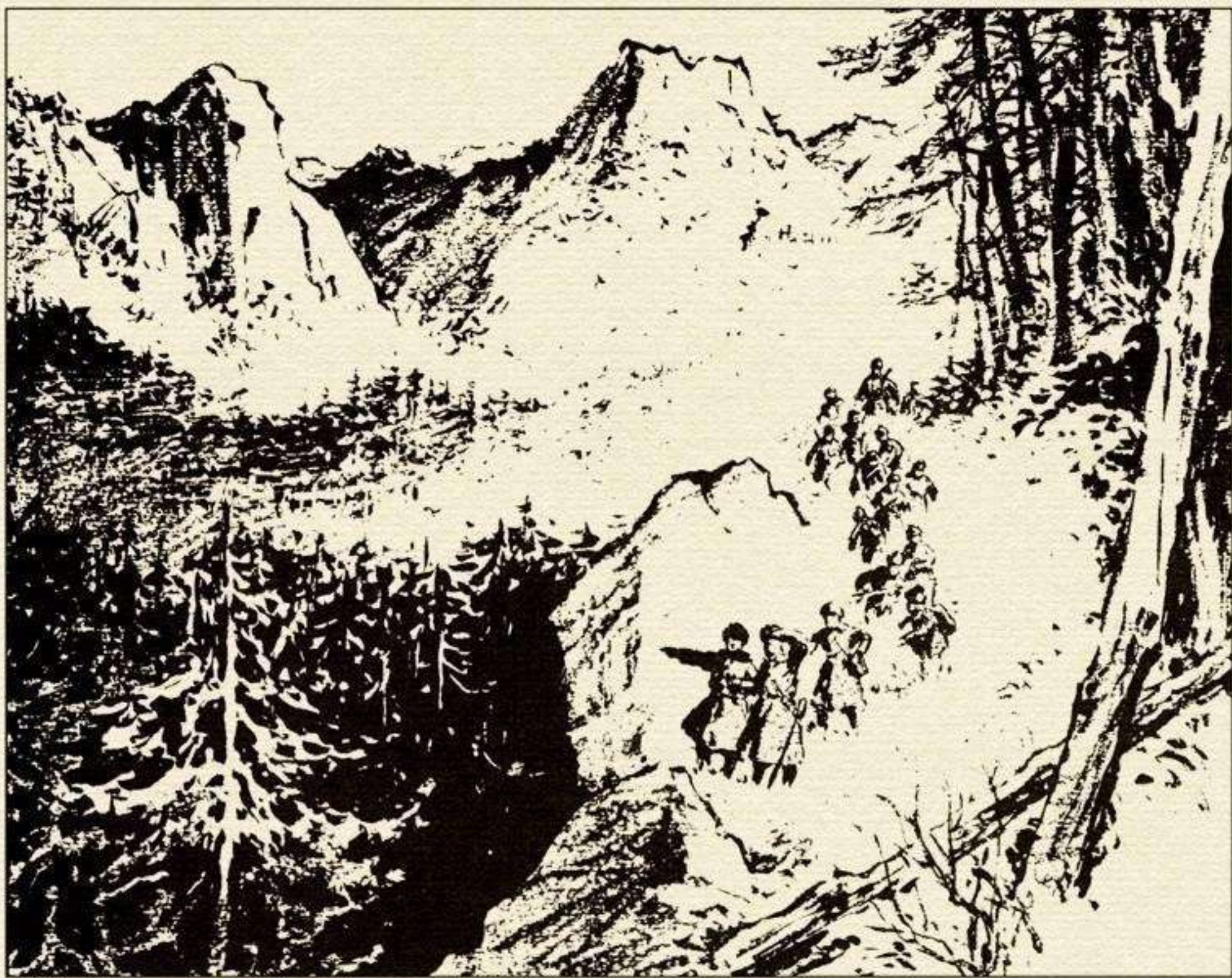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還是說她身體象祇鴿子，力氣小，不成。恰巧田副司令走進來，向白茹一打量，點點頭說：「好！他有資格參加小分隊，讓她去吧！」劍波才沒話說。



田副司令見小分隊的出發時間已到，便握着劍波的手，問他第一個目標在哪裏。劍波說是九龍匯。因為上次搜山時，楊子榮在那裏檢到一祇膠鞋，劍波認為那是唯一的目標。



少劍波別了首長，帶領着由三十五個人組成的「二〇三」小分隊，向無邊無際的老爺嶺出發。這老爺嶺山峰又高又多，小分隊爬了兩天山，才翻過十幾個山頭。



一天晚上，小分隊在森林裏宿營，劍波看看地圖，計算路程，明天就可到達九龍匯。這是老爺嶺中心地帶的一個小屯落，四周有九條大嶺像九條巨龍，所以叫做九龍匯。



全屯共有三十六户人家。除投機商人到這裏來收買山貨外，沒有外來的人。劍波一面看着地圖，一面和戰士們研究找尋膠鞋的線索。楊子榮首先提出一個辦法來。

上次那祇膠鞋，就是在此處東南三十多裏的地方檢到的，爲了便利偵察，倒不如扮成收買山貨的商人前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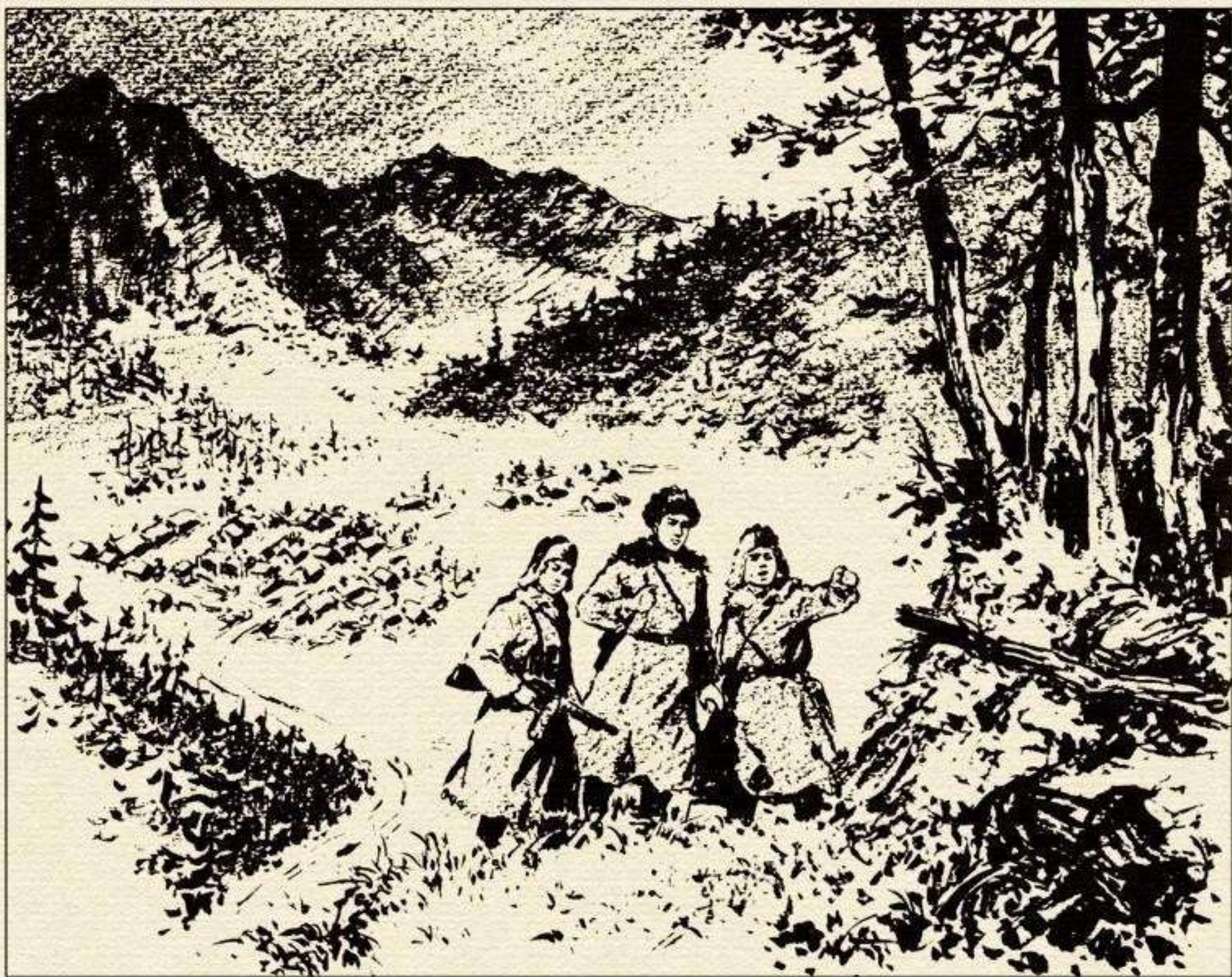
楊子榮是個偵察能手，劍波同意他的意見，并派熟悉山林生活的長腿孫達得和他同去執行任務。另外，又派劉勛蒼帶兩個戰士去附近探尋匪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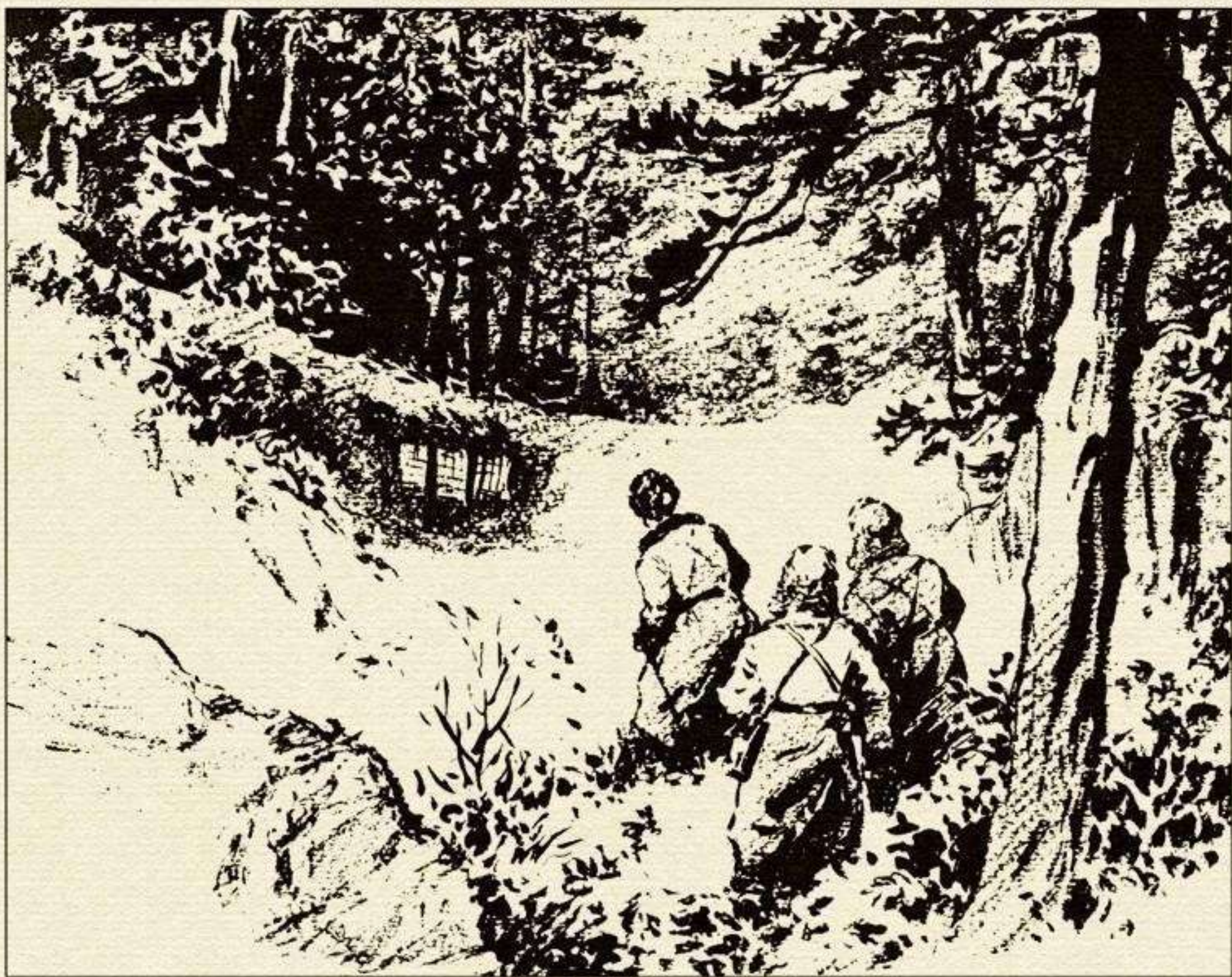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清早，劉勛蒼帶着兩個戰士首先出發了。楊子榮扮作山貨莊的掌櫃，孫達得扮作他的挑夫，兩人辭別劍波前去偵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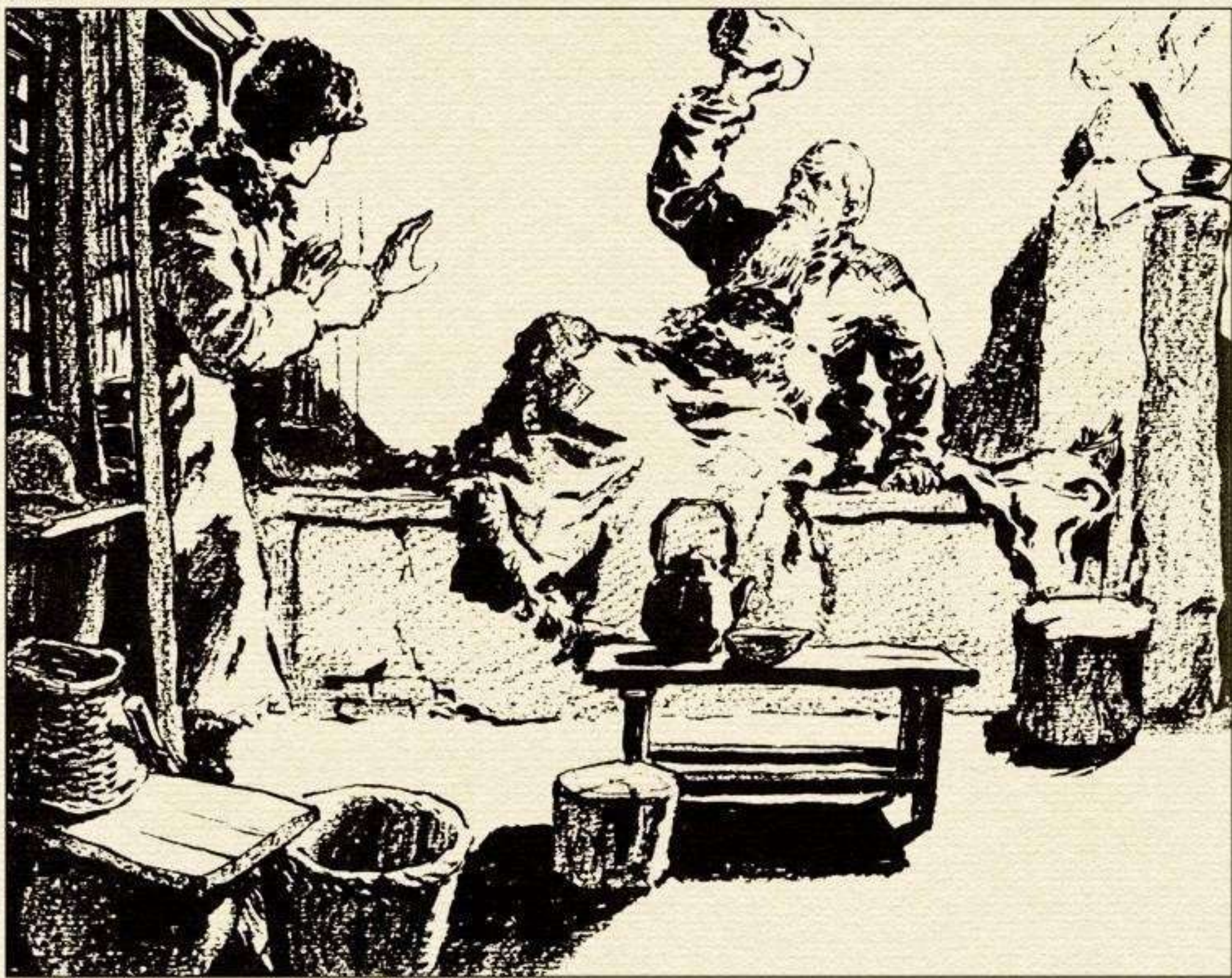
「二〇三」小分隊進了屯，住了下來。劍波反復思考：林海茫茫，到哪裏去找尋敵人呢？一天晚上他帶着高波和李鴻義兩個小戰士，走上了九龍匯的西山
上。



忽然發現山半腰有顆紅光，老不移動。他斷定有人住在那裏，便帶着兩個小戰士朝火光走去。走近一看，是個窑洞，紅光就是從這裏透出來的。



劍波推門進去，炕上坐着一個銀須白發的老人。怒目瞪着他們。他不等劍波開口，便沒頭沒腦地叫嚷起來。劍波再三解說，那老人越加惱怒，像要拼命。



高波連忙摘下皮帽，掀開大衣，高聲重複着劍波的話，那老人嘆口氣，嘟嚕着說：「官兵？哎！亂世年間不是兵禍就是匪患，還不是老百姓遭殃？」



劍波微笑着走近老人身旁，說明共產黨軍隊是老百姓自己的兵，跟國民黨軍隊完全不一樣。他見老人滿面通紅，呼呼發喘，像在害病，摸了一下老人的手，果然在發燒，便叫高波去叫白茹來。



不多久，高波領着白茹進來了。白茹忙給老人診查，服侍他吃藥，又用溫水給他洗手擦臉，像親閨女一樣，口口聲聲叫着「老爺爺」。老人這才談起他的身世。



老人說，他今年六十八歲了，一輩子光杆，無妻無子。從祖父起就在老爺嶺采蘑菇，住在山上的蠟燭臺，人家都稱他「蘑菇老人」。



劍波一想，老人世居山上，是老爺嶺的一張活地圖，對小分隊的工作會有幫助的，便安慰了他一番，帶着白茹、高波和李鴻義回村去了。

我活了六十八，
這樣的好人，還是
第一次碰到！



再說楊子榮和孫達得兩人來到撿鞋的地點，尋遍了四周的山頭、小溝，一連幾天，沒有頭緒。孫達得想要另找幾索，楊子榮却不同意。



楊子榮坐在一塊大石頭上，從腰裏掏出那祇破膠鞋，一邊打量，一邊和孫達得說話。但是孫達得兩眼祇朝前面瞅，不答理。

據我了解，獵手沒有穿膠鞋的，村裏的普通人更不用說了。



忽然，孫達得跳了起來，跑到前面一棵大樹下，指着樹幹回頭高叫。楊子榮過去一看，見樹幹被刀子刮掉了一塊皮，露出一片白碴。



楊子榮滿心歡喜，拍了一下孫達得的肩膀說：「達得，這是一個發現，不管是誰砍的，獵人也好，土匪也好，咱們得耐點性子，再找！」



他們便仔細地觀察着每一棵樹。果然，在不遠的一棵樹上，又發現同樣刀削的白碴。一路尋去，接着發現了第三棵，第四棵，第五棵……



孫達得滿身是勁，跨開長腿和楊子榮在茂密的大森林裏一連偵察工二天。這天傍晚，他們登上一個陡立的山頭，剛一喘息，忽見腳下的山窪裏有一縷炊烟，裊裊上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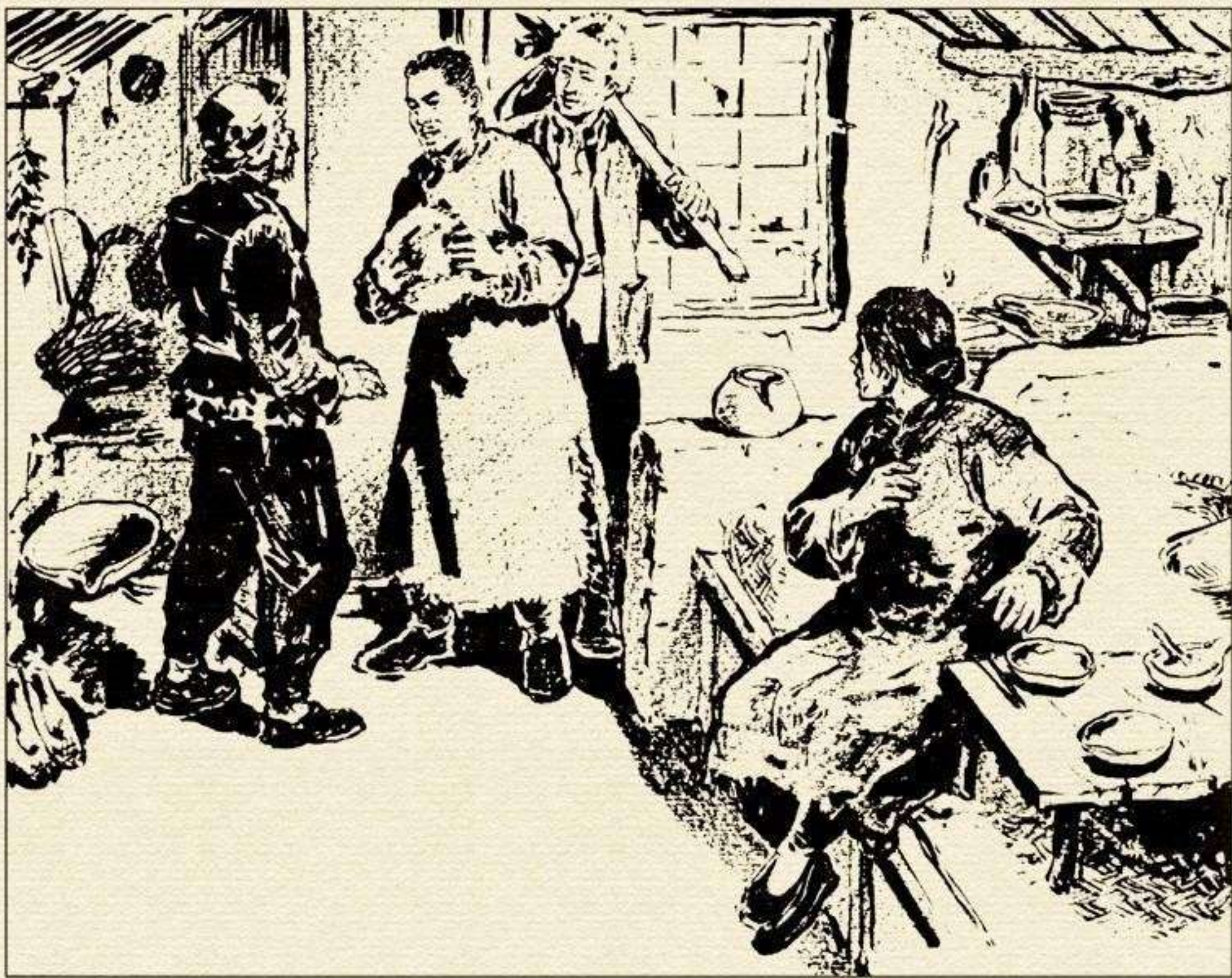
兩人立時忘了疲倦，張大眼睛看去，影影綽綽發現了十幾座小木屋。楊子榮掏出指北針，仔細推測，判斷它的位置在九龍匯北面，距離九龍匯不過三十裏。



兩人就順坡下山，進了屯，天已昏黑，屯中十幾戶人家，家家點上了大鬆樹明子。楊子榮仔細觀察一下，招呼孫達得向屯西頭一家小馬架房走去。



敲開門，祇見房內坐着一個老漢和一個老婆婆，正在吃飯。楊子榮見主人有點驚慌，連忙笑着說：「我們是牡丹江德成山貨莊的老客，剛從九龍匯到這裏，求大爺大娘留個宿，方便方便。」



老漢一聽子榮他們是從九龍匯來，突然一楞神，說九龍匯來了兵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楊子榮心裏一驚，一面拉開話題，一面探問虛實。



子榮和老漢扯了一陣，在他家過了宿。第二天，他們挨戶打聽山貨價錢，暗中偵察動靜。屯裏的大人孩子，見了兩個山外人，都圍了攏來。



楊子榮正在問長問短，突然孫達得失口驚叫，眼光盯住一個孩子的腳上。子榮把眼一斜，見這孩子十歲左右，右腳穿一祇木底鞋，左腳穿一祇膠鞋，鞋比脚要大一倍。



這膠鞋跟檢到的那祇一樣。子榮轉彎抹角地一問，知道這孩子家裏有父親和母親，父親在害病。前幾天來了一個舅舅，年紀近四十歲，是個小爐匠，到他家來探親。

哈，哈！你這雙鞋配得真有趣，一祇大來一祇小。

這是我舅舅的，另一祇被他掉了。



當天深夜，楊子榮讓孫達得留下監視孩子的家，他自己悄悄地奔向九龍匯，跟小分隊聯系去了。



楊子榮翻過大崗，趕到九龍匯，找到小分隊的駐地。這時劍波正在燈下寫日記，聽到楊子榮的聲音，一下蹦下炕，緊緊地拉住子榮的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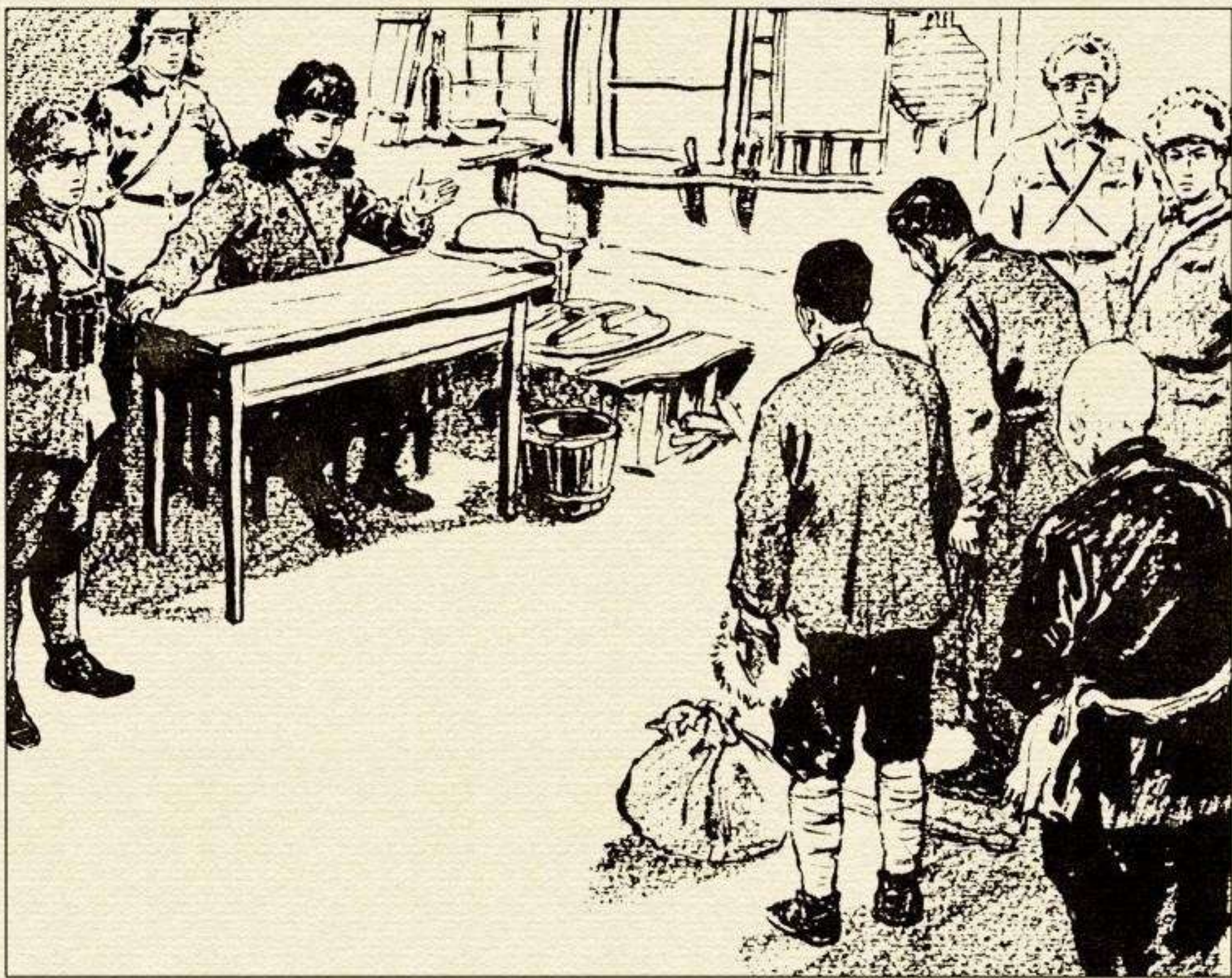
子榮喝過水，匯報了經過，并說小爐匠是個疑點。主張捉住審問。劍波想了想說，還是把他趕跑，看他往哪裏去，這比審訊更有效。劍波還決定帶一個小隊連夜趕到那裏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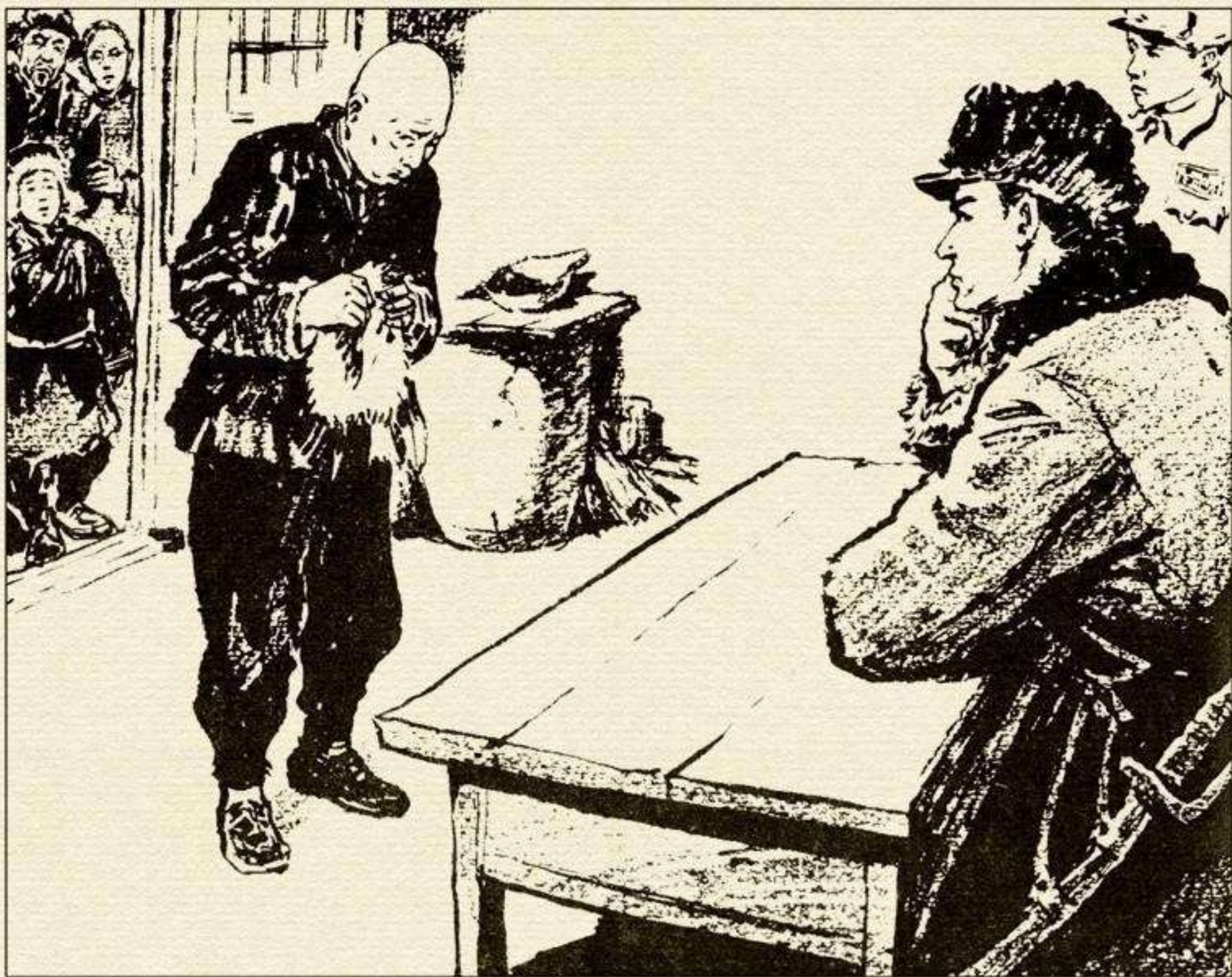
楊子榮別了劍波回屯去。天亮時，劍波帶着樂超家小隊趕到了，把那個自稱小爐匠的人捉住，順便也將那個德成山貨莊的「老客」和「挑夫」一起捉了來。



在屯東頭的一個小屋裏，劍波先審問「山貨商」和「挑夫」。楊子榮說自己是牡丹江市德成山貨莊的外櫃，名叫楊錫銘，外號楊腮胡子。



接着，劍波回頭問那自稱小爐匠的人。祇見他擠眉弄眼，說是在山外幹活，到這裏來探訪他姐姐的。



劍波正要再問，從外面來了個有病的男人和一個女人，後面跟着一個十幾歲的孩子。一進門，那個男人連連向劍波鞠躬，一口替小爐匠擔保。



那男人嘴裏雖說全家擔保，但表情却十分冷淡，還顯出慌張害怕的樣子。劍波也不追問，祇限小爐匠明天就離開小屯。審問完畢，他便帶着樂超家小隊回九龍匯去了。



楊子榮、孫達得和小爐匠一同回屯。第二天，祇見那小爐匠慌張地走出門來，急匆匆向正東去。楊子榮和孫達得便跟着他。



走了一程，子榮加快脚步趕上了小爐匠，跟他攀談。小爐匠有說有笑，一點不露破綻。子榮心想：不管匪徒的伎倆多麼高明，自己的決心可不能絲毫動搖。



我到梨
樹溝。

老客！你
上哪兒去？

天色暗了下來，小爐匠走得更快了，像要趕奔到什麼目的地去。楊子榮和孫達得一再提出露宿，可是他總是說野獸多，不安全，不肯停步。



這樣走上半夜，來到一座高大的石峰根下，小爐匠却堅持要宿夜。他掠了一大抱荒草，獨自躺下。子榮他們便在他十餘步遠的地方歇下來。



小爐匠躺下不久，便發出呼呼的鼾聲，和一次又一次的翻身聲。楊子榮心裏暗暗好笑，便觸了孫達得一下，跟着他打起鼾來。



不一會，忽聽得小爐匠輕聲地喊着楊掌櫃。他見楊子榮祇管打鼾，便偷偷地爬起身，向石峰那邊摸去。楊子榮一觸孫達得，叫他躺着別動，自己跟踪上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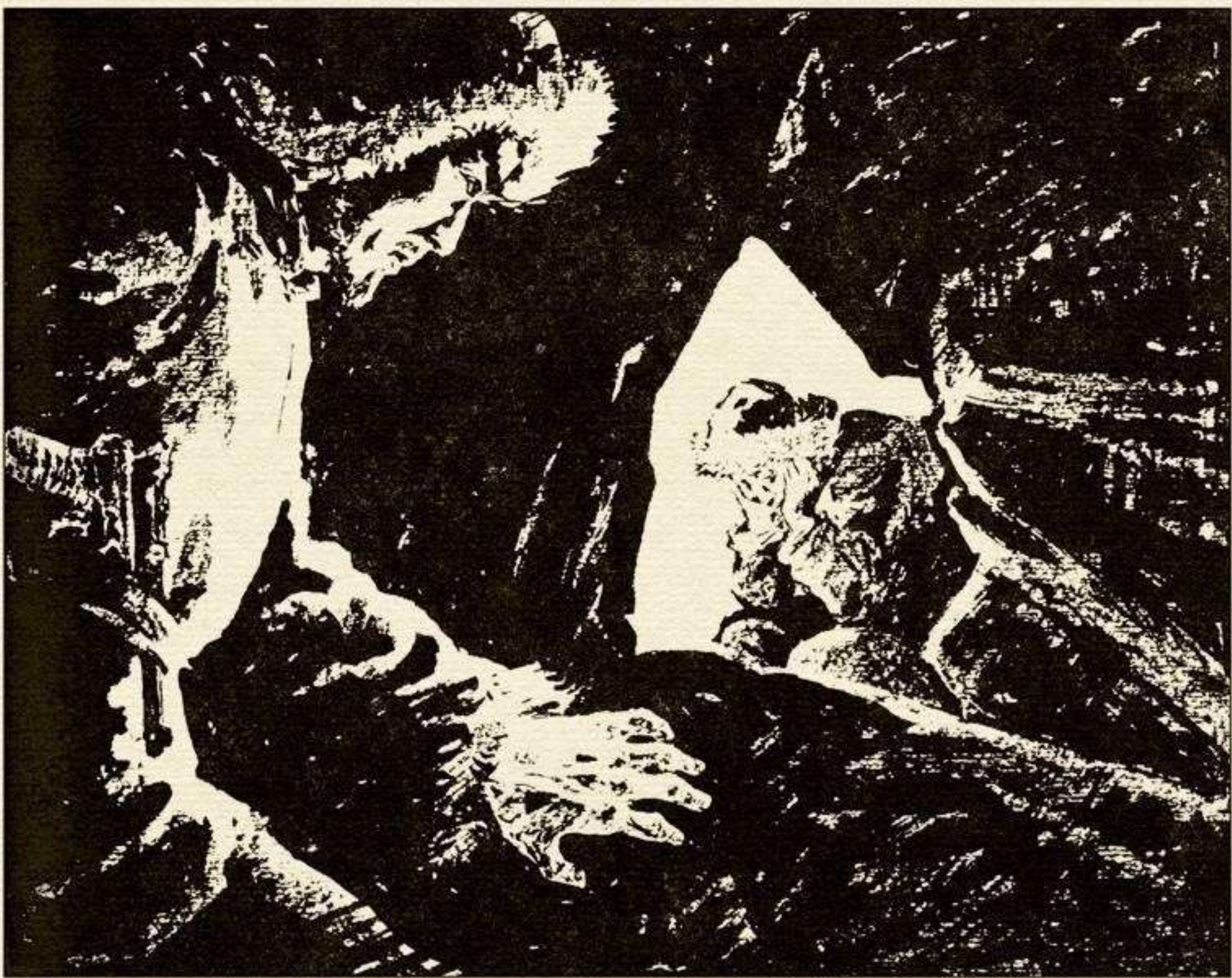
小爐匠走出一段路，便跨開大步向石峰下邊的一個小石洞奔去。楊子榮緊緊跟着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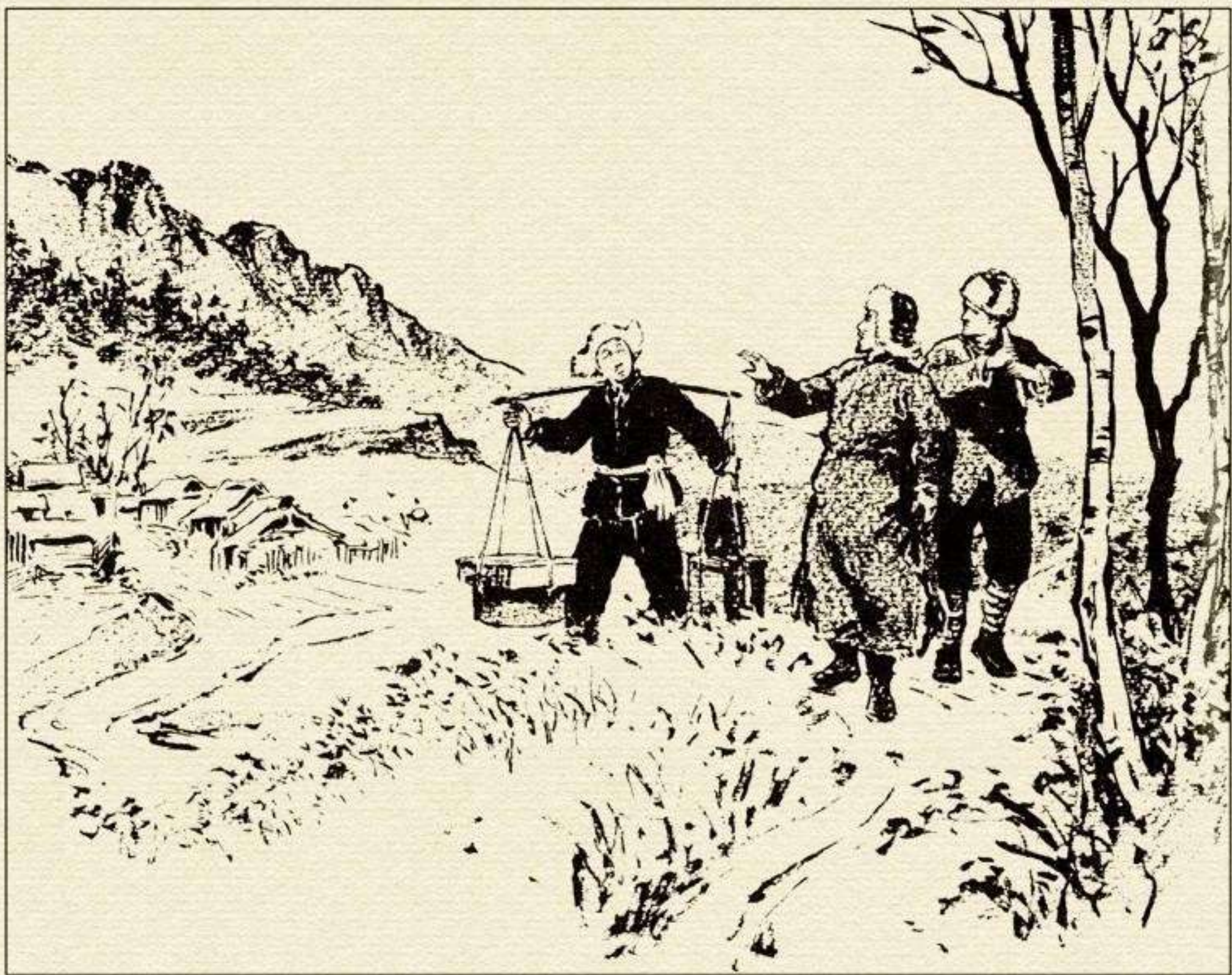
楊子榮正在黑暗中張望，突然，那地方閃了一下火柴的光亮，接着便閃出燈光來。子榮心裏一亮，便抽出匕首，輕輕地在樹上刮掉一片樹皮，又判定方向，觀察了地形。



然後他輕輕地走了過去。這是一個一尺見方的洞口，往裏一望，石洞裏什麼也沒有，祇有小爐匠一個人在喘氣。



好一會，小爐匠才走出石洞，回到草窩裏睡覺。天一放亮，楊子榮和孫達得又跟着小爐匠上路，下午，到了梨樹溝。他們怕引起小爐匠的懷疑，便和他分手。



楊子榮和孫達得換上軍裝，奔上一個小丘，在一間破屋裏掩蔽下來，觀察動靜。守到傍晚，祇見小爐匠挑着一副爐匠擔子，在街道上出現了。



他賊頭賊腦地向四面望了兩眼，溜進村東一個四合院去。這是個地主的宅子。楊子榮和孫達得看得清清楚楚，等機會下手捉人。



天黑了，山風刮得嗚嗚響。楊子榮和孫達得下了山丘，來到這大院外，翻牆進去。



他們掩進東廊房的夾道，祇見東間一個窗子透出燈光，便摸到窗臺下，用唾沫蘸在食指上，把窗戶紙挖個小孔，向裏探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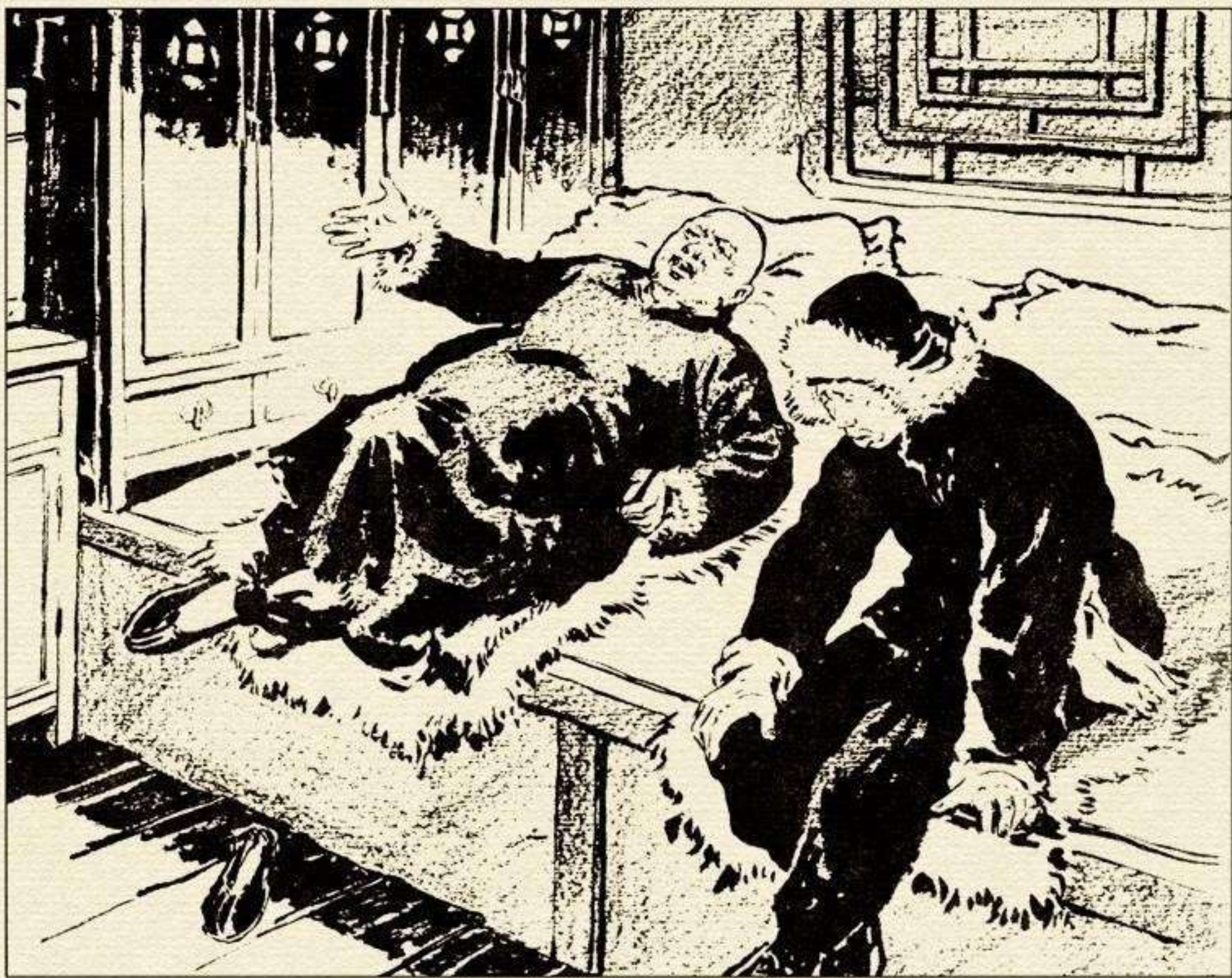


裏面小爐匠正和一個胖老頭躺在炕上抽着大烟，身子彎得像一對大蝦。一會，小爐匠過足了癮，跳下炕，從挑子裏拿出黑黑的十大塊烟土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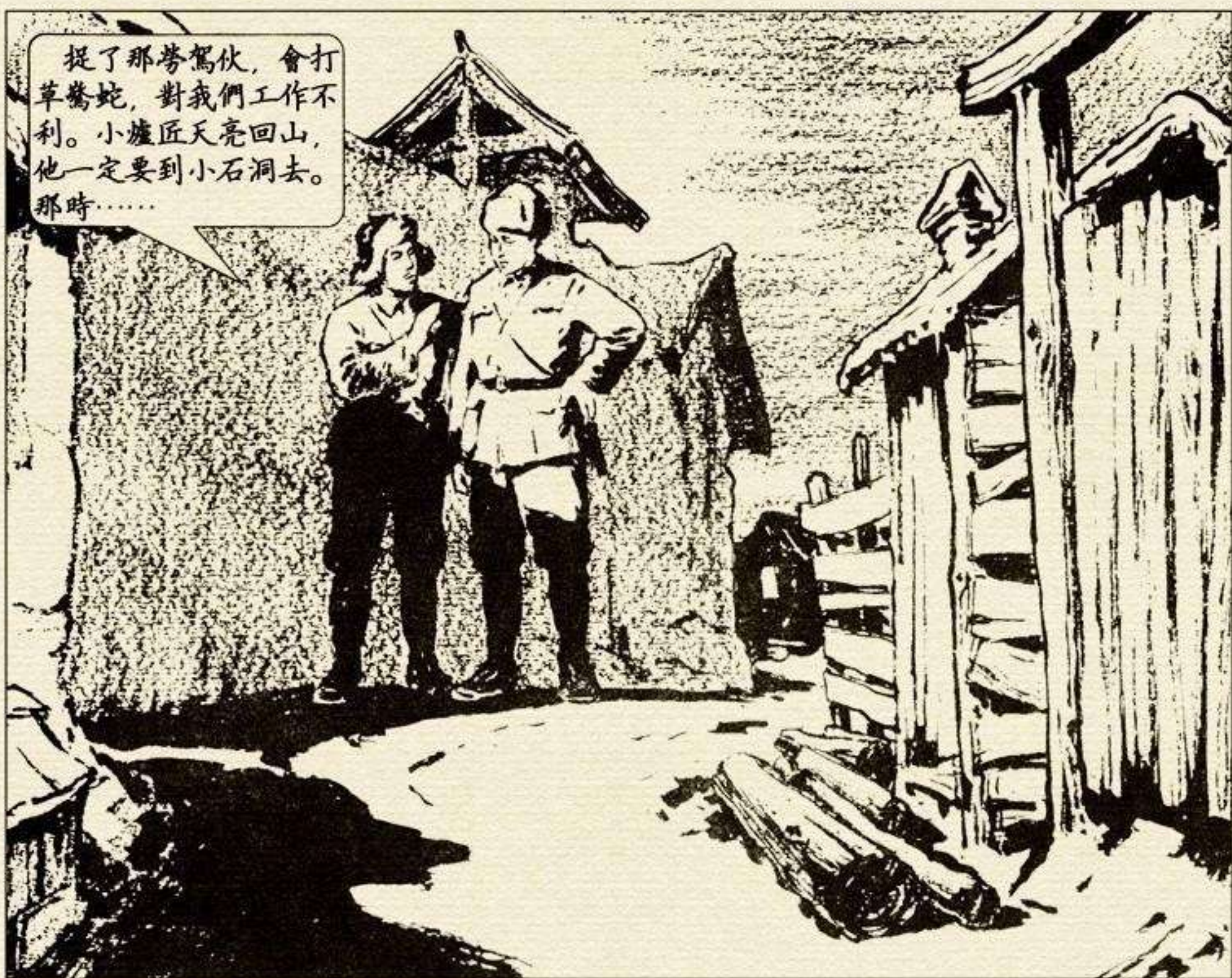
三舅，共軍進山了，我差一點給共產黨捉去。我沒敢接錢，今天祇帶來二百兩。



那胖老頭嘆口氣，沒精打采地說：「你舅母和三個兄弟媳婦到牡丹江市你三姐家，你大兄弟假報了履歷混進了鐵路，貴重東西都搬走啦。叫他媽的窮棒子來吧！哼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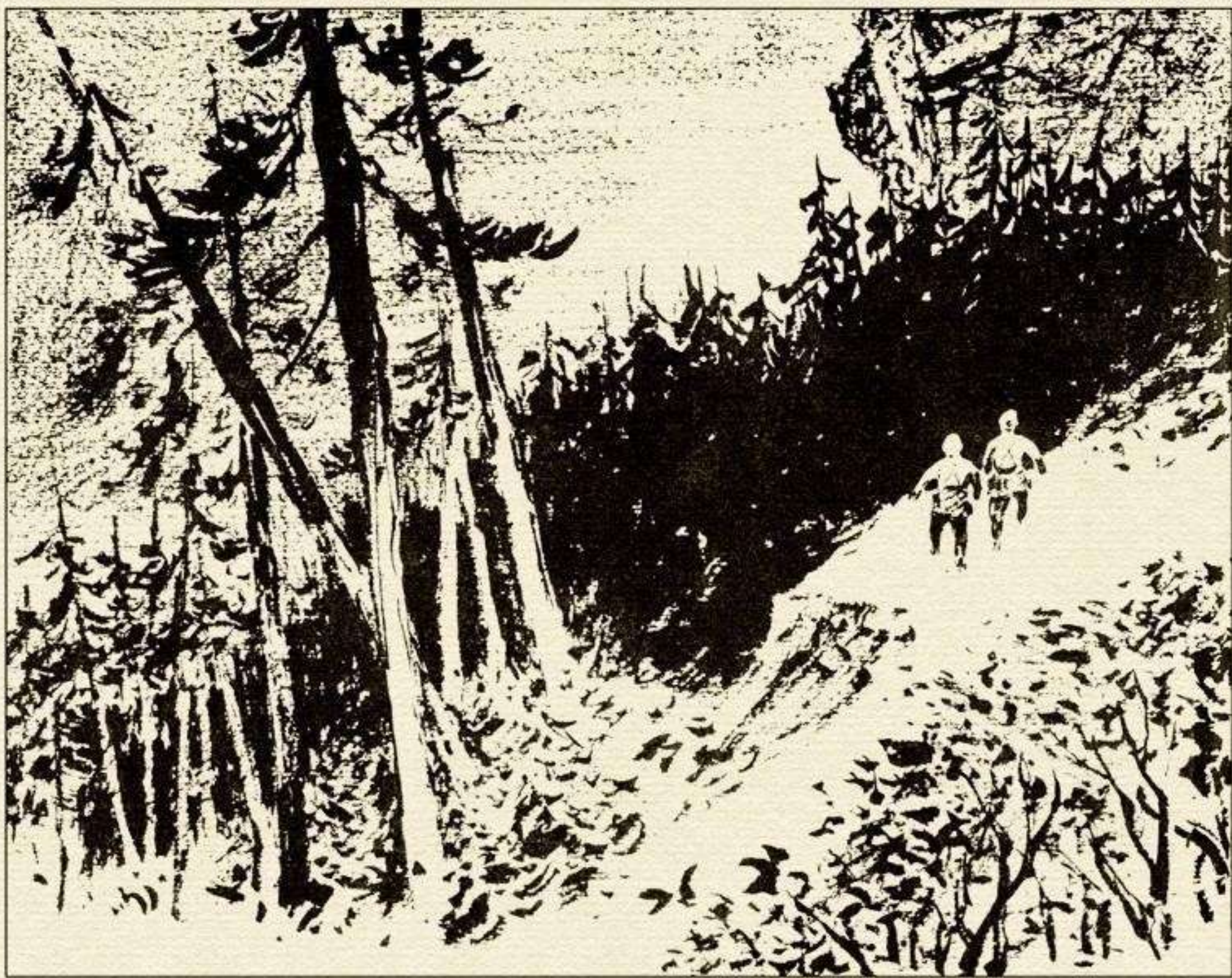


不一會，燈熄了，裏面傳出了鼾睡聲。楊子榮和孫達得跳牆出來，站在牆根下低聲商量。孫達得很興奮，要馬上動手，子榮考慮了一會，不同意。



捉了那勞駕伙，會打草驚蛇，對我們工作不利。小爐匠天亮回山，他一定要到小石洞去。那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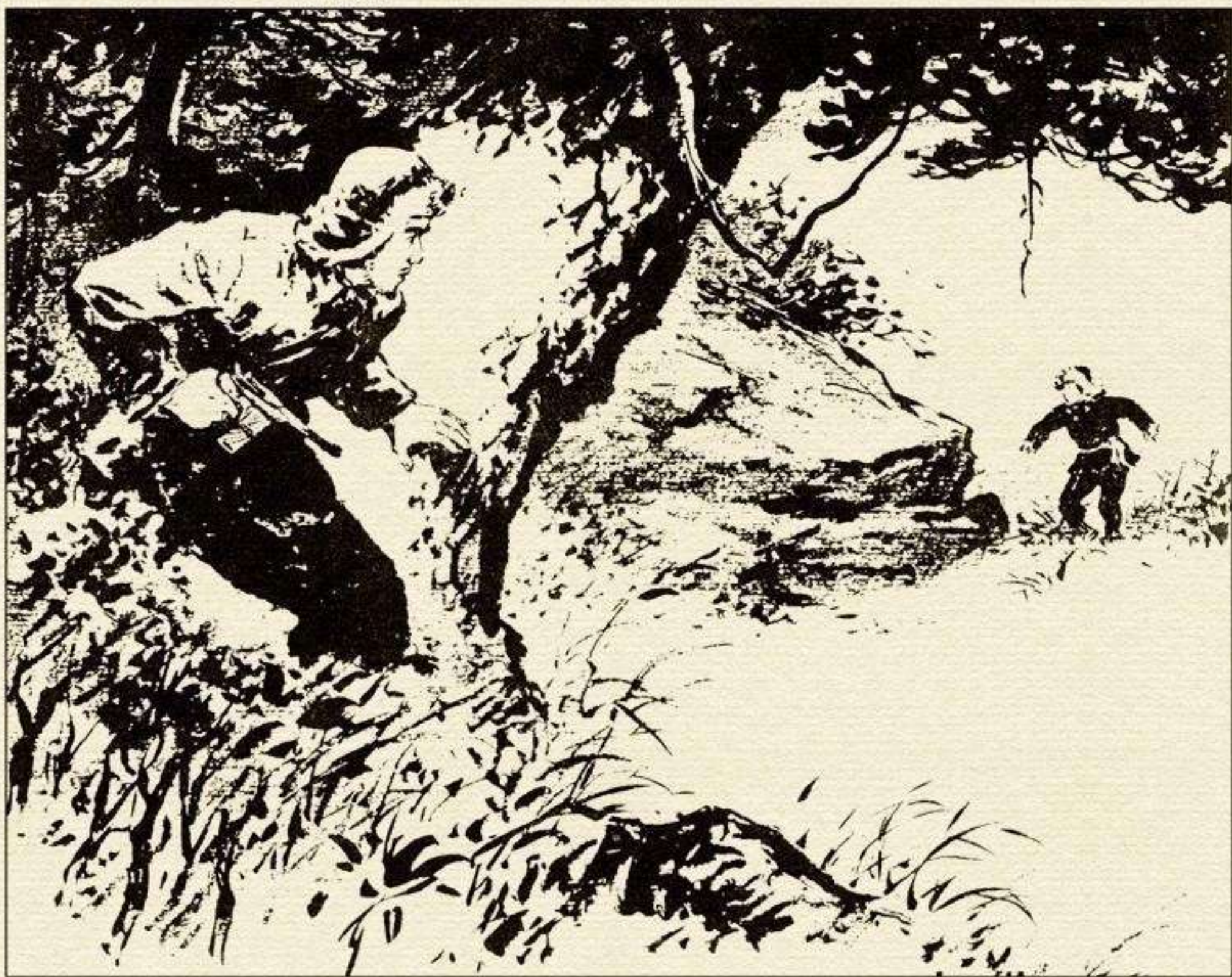
孫達得點頭贊成。兩人就重回原路，趕奔昨夜露宿過的石峰。原來那個小石洞是敵人接綫和暗遞消息的秘密處所，也是他們聯絡員必到的地方。



他們趕到石峰根下，找到小石洞，打開木柵，讓孫達得守在洞裏，又把木柵掩上。楊子榮隱伏在石洞附近望風。



天色微明，小爐匠果然來了。楊子榮抽出「二十響」，躲在一棵大樹後，監視着他。



走到昨夜露宿的草窩旁，那家伙忽然冷笑一聲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什麼山貨莊的，明明是共產黨做的扣子！」（扣子：土匪黑話，指偵察、打探）



小爐匠急步來到小石洞，又警惕地朝四下看了兩眼，然後用力拉動木柵，卻沒有發覺背後有人跟着他。



他拉開木柵，一腳踏進石洞，孫達得的槍口早已經對準他的胸膛。他想竄出洞去，扭頭一看，却和楊子榮打個照面。小爐匠進退無路，祇得俯首就擒。



楊子榮、孫達得押着小爐匠回九龍匯。一路上，那家伙不像昨天那樣有說有笑，而是啞口無言了。



再說劉勛蒼和兩個戰士，翻山越嶺，偵察了幾
天，却没有有一點頭緒。于是他們商討下一步的行動。



你們倆一路向近處的
團馬崗搜索，我自己一路
再遠一點幹。怎樣？

三人分頭進行。劉勛蒼獨自翻大山，穿密林到處搜尋。這天，他走過一灌木叢，發現山根下有一塊奇特的大石頭，光溜溜的，很像一個大饅頭。



他急走幾步，趕了過去，却發現有兩個不同鞋樣的腳印，一個是膠鞋，另一個是布鞋。



他迅速繞着大石轉了一圈，又發現了一堆剛燒過不久的火炭。他頓時感到心花怒放，渾身輕鬆。



忽聽得有人在哼小調，聲音斷斷續續地從西南山坡傳來。老劉馬上爬上大樹，撥開樹枝，循聲望去。見有一個穿日本軍用黃大衣的人，揹着一支步槍，順坡而下。



離饅頭石七八十步遠，那家伙停住了腳，不唱了。他朝四下望望，把手當作傳聲筒，大聲喊叫：「樂警尉！樂警尉！」可是沒有人答應。



他不耐煩地罵了一句，跑到那火炭旁坐下，大槍、布包擱在一旁。老劉心想：這家伙顯然是在等他的同伙，一塊打兩個不好辦，還是各個擊破。想到這裏，便一躍下來。



老劉手中緊握大肚匣子，朝那家伙猛撲過去。那家伙聽得聲響，扭身回頭一看，慌了手脚。剛要拿槍，老劉已衝到面前，高喊一聲：「別動！」



那家伙见势头不对，回头就跑。刘勋苍一心要捉活的，撒腿就追。



那家伙活像祇猴子，跑得飞快。劉勛蒼一步不讓，在後猛攆。眼看迫近了，那家伙回頭喊道：「後面來人了！」老劉聽他喊過樂警尉，信以為真，回頭一看，却什麼也沒有。



再追，那家伙已跑出幾十步遠。老劉火了，隨手抓起一塊石頭猛擲過去，正中他的腳後跟，他歪了歪，倒下了。



劉勛蒼搶上去，剛要伸手抓人，那家伙從腰中抽出一把匕首，咬牙瞪眼，朝劉勛蒼前胸刺來。



劉勛蒼向旁邊一閃，躲過匕首，飛起一脚，向他的右腕踢去。祇聽得「鈴」的一聲，匕首脫手飛去。



劉勛蒼的大肚子直對他腦門。他嚇得面如土色，跪在地上苦苦求饒，說是專門接錢的，沒有別的罪行。

他叫樂平，在九龍匯後屯。每十天，我倆接一次錢，今天他還沒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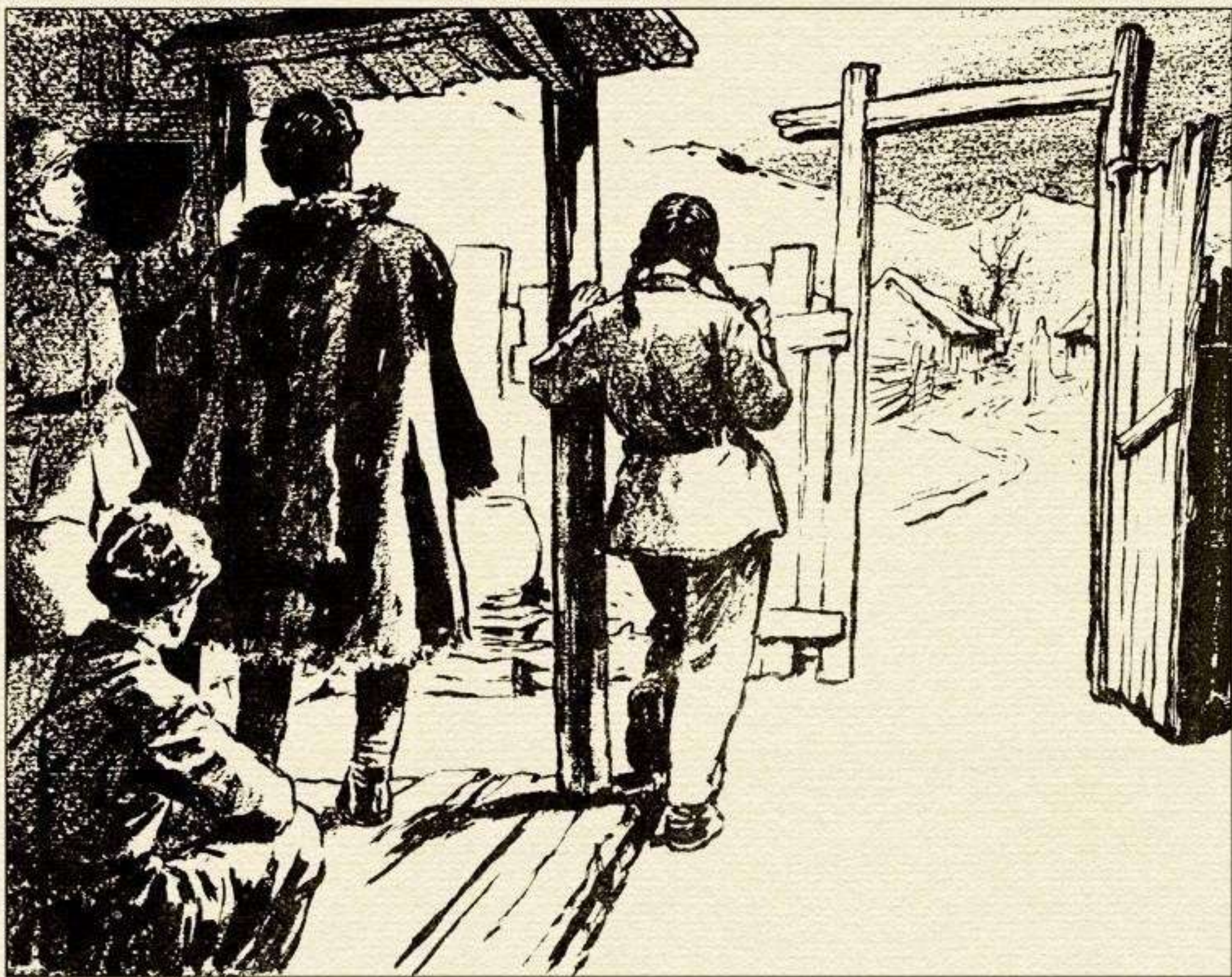
那個樂警尉
在什麼地方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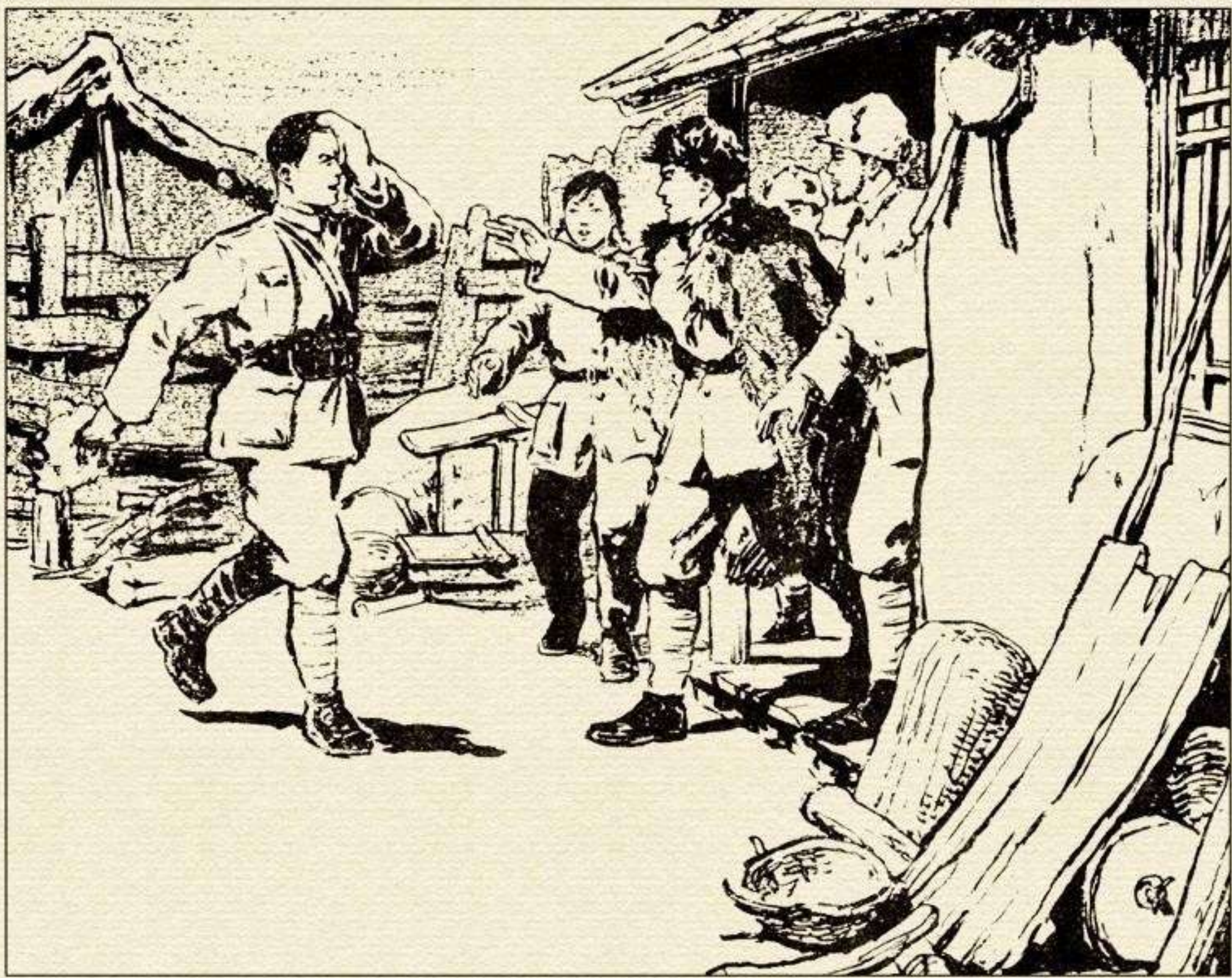
劉勛蒼便押着他回到饅頭石下，叫他背上包，朝九龍匯走；自己背着繳來的步槍，手提大肚匣子跟在他後面。



晌午，那兩個跟劉勛蒼一隊的戰士回到隊部，說同老劉分手後，一直沒有見面。少劍波和戰士們擔心老劉出事，很是着急。



傍晚，忽見老劉滿頭大汗跑進院來。他和大家握過手，把經過情形向劍波匯報，并說這個捉來的敵人是個怕死的家伙。



二小隊隊副董中鬆把那個猴子似的敵人帶進來。
祇見他渾身亂抖，報了姓名又苦苦求饒。



劍波和楊子榮對視一笑。因為子榮審訊小爐匠時，聽到他提到「刁猴頭」，一定就是這個家伙了。劍波回頭叫白茹記錄，審問開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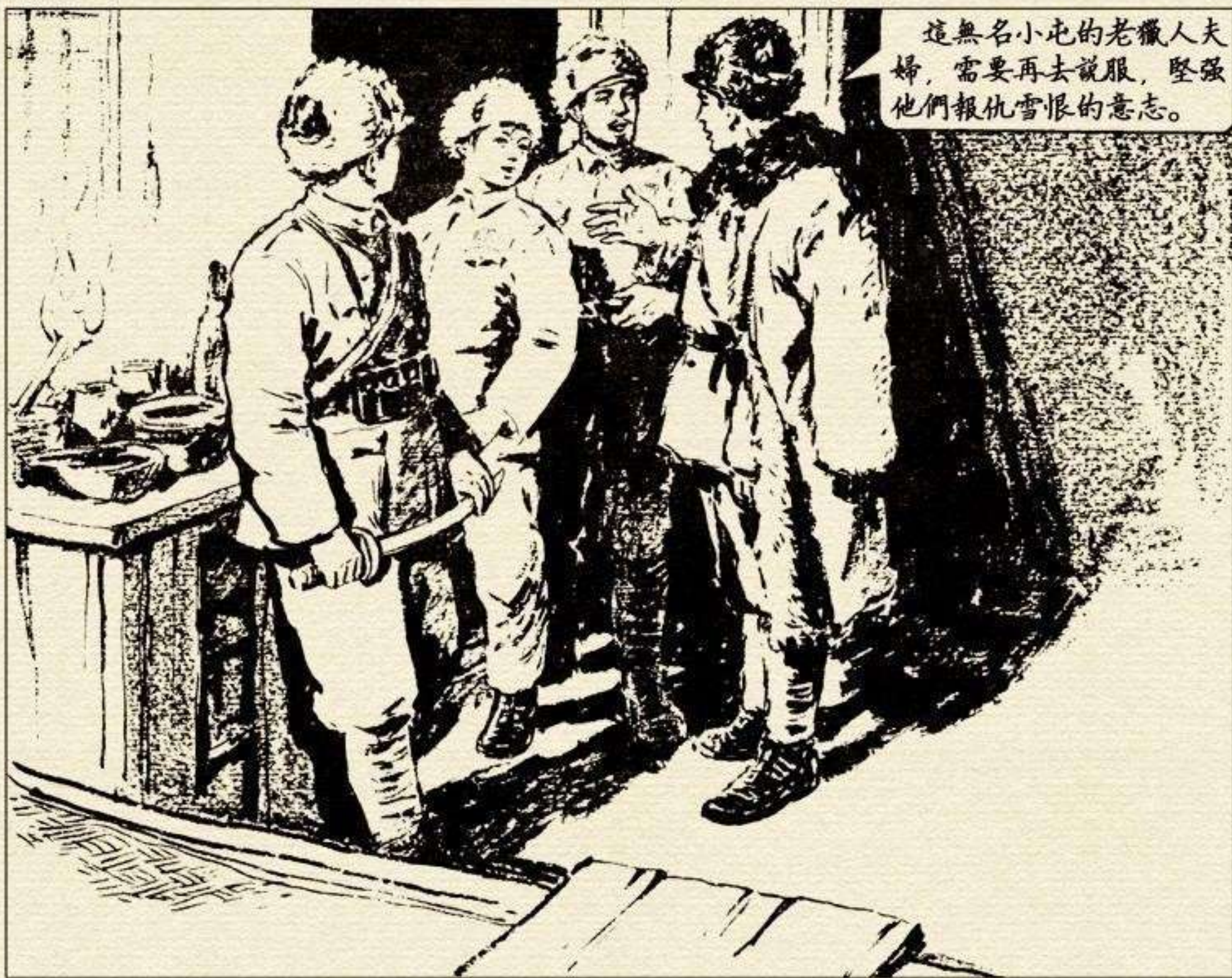
問到許大馬棒的匪窩，刁占一祇說在奶頭山，怎樣上山，他不知道。因為奶頭山從裏到外共有三個站，除掉第一站衛隊營長丁疤拉眼專跑寨裏以外，誰都沒去過。

第二站就是小人，祇管來回傳遞。第三站是樂警尉，管賣烟搜情報。許大馬棒怕透風，所以兩頭不讓不讓過錢。這是實話，不敢扯謊。



劍波對小董吩咐一陣，小董押着刁占一出去了。大家研究了口供，斷定小爐匠就是樂警尉。劍波便決定馬上進行對質，又對楊子榮和白茹說了幾句，兩人點點頭走了。

這無名小屯的老獵人夫婦，需要再去說服，堅強他們報仇雪恨的意志。



小爐匠押來了。他故作鎮靜，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。忽聽得劍波一聲喝叫，他頓時臉色灰白，低下頭去。但過了一會，他又恢復鎮靜，搖頭冷笑。



再問，他還是咬住這一句：「不懂！劍波也不多問，回頭向窗外喊道：『進來！』」祇見楊子榮和白茹領着老獵人夫婦進來。小爐匠先是一驚，接着就上前招呼。

姐夫，姐姐！
兄弟我沒啥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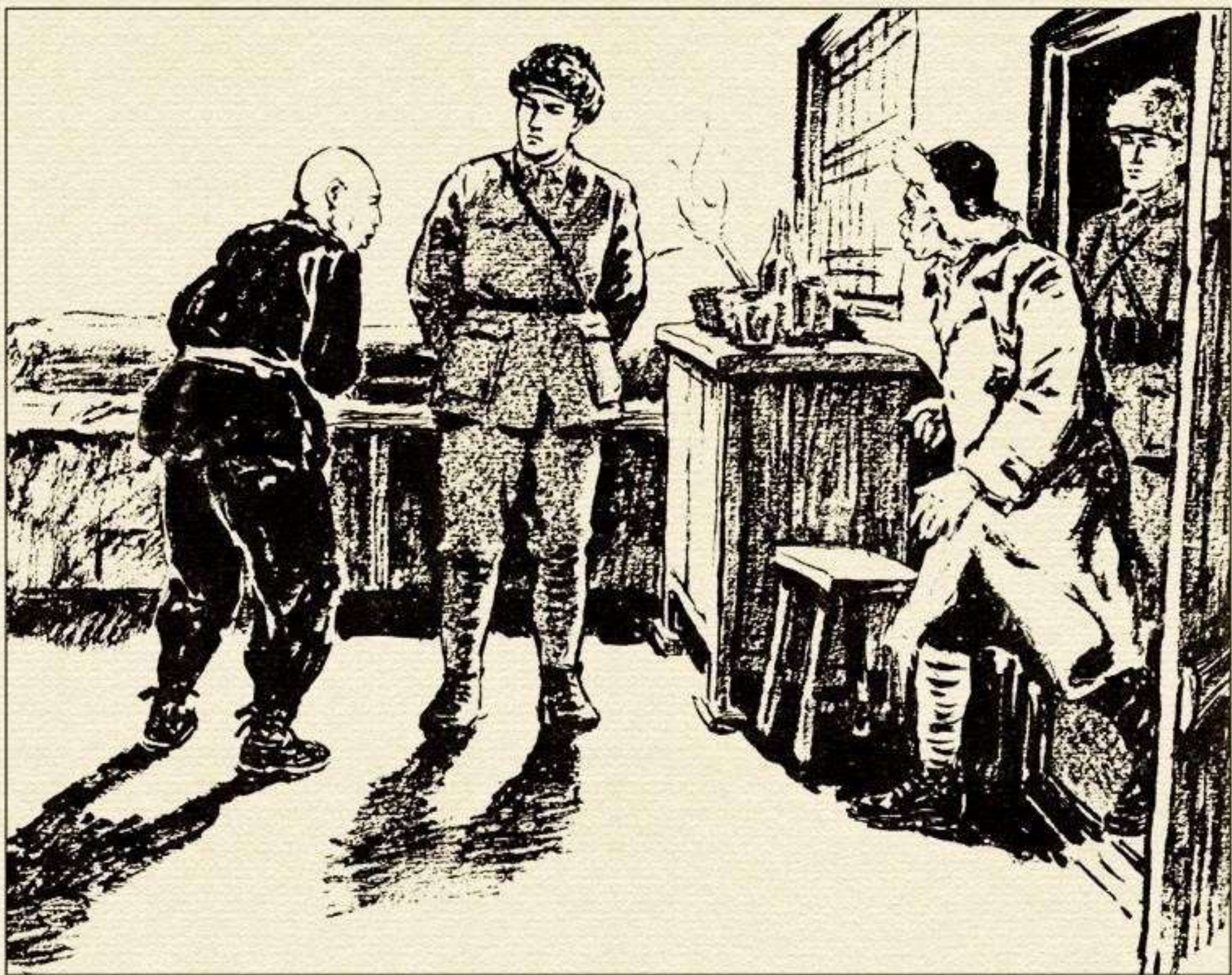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劍波在小屯審問小爐匠時，看出那個自稱小爐匠姐夫的人，神色慌張，必有毛病。經過白茹的多次探問，才吐露真情，願作人證。這時，老獵人指着小爐匠大罵起來。



他還想狡賴，老婆子却連哭帶訴，說他霸占他們的獵場，搶奪他們的「山貨」，還要硬逼她冒充他的姐姐，當他的「窩底」，要不就滿門槍斃。說完，夫妻倆又大哭起來。



白茹領着老獵人夫婦出去了。這個冒充小爐匠的樂平，額角冒汗，正在六神無主的時候，忽聽得劍波一聲命令，跟着小董又押着刁猴頭進來。



小董按劍波吩咐，對刁占一進行了寬大教育。這時，刁占一指認了小爐匠就是樂平，當過偽警尉，現在是許大馬棒的副官。



刁占一被押下去了。劍波宣讀了小爐匠的罪行，又說要求寬大，就得說實話、做好事。小爐匠嚇得汗珠子直淌，喘着氣，從梨樹溝他三舅胖老頭說起，供出了十八個秘密據點。



……和尚屯的大地主
老姜、新安鎮一貫道點
傳師王甫海、牡丹江鐵
路護軍劉隊長……

談到許大馬棒，他和刁猴頭一樣，祇知道在奶頭山，沒進去過。又說，他和鄭三炮兩人管外部聯絡，鄭三炮聯絡完顏嶺的侯專員、謝司令；他負責聯絡威虎山的座山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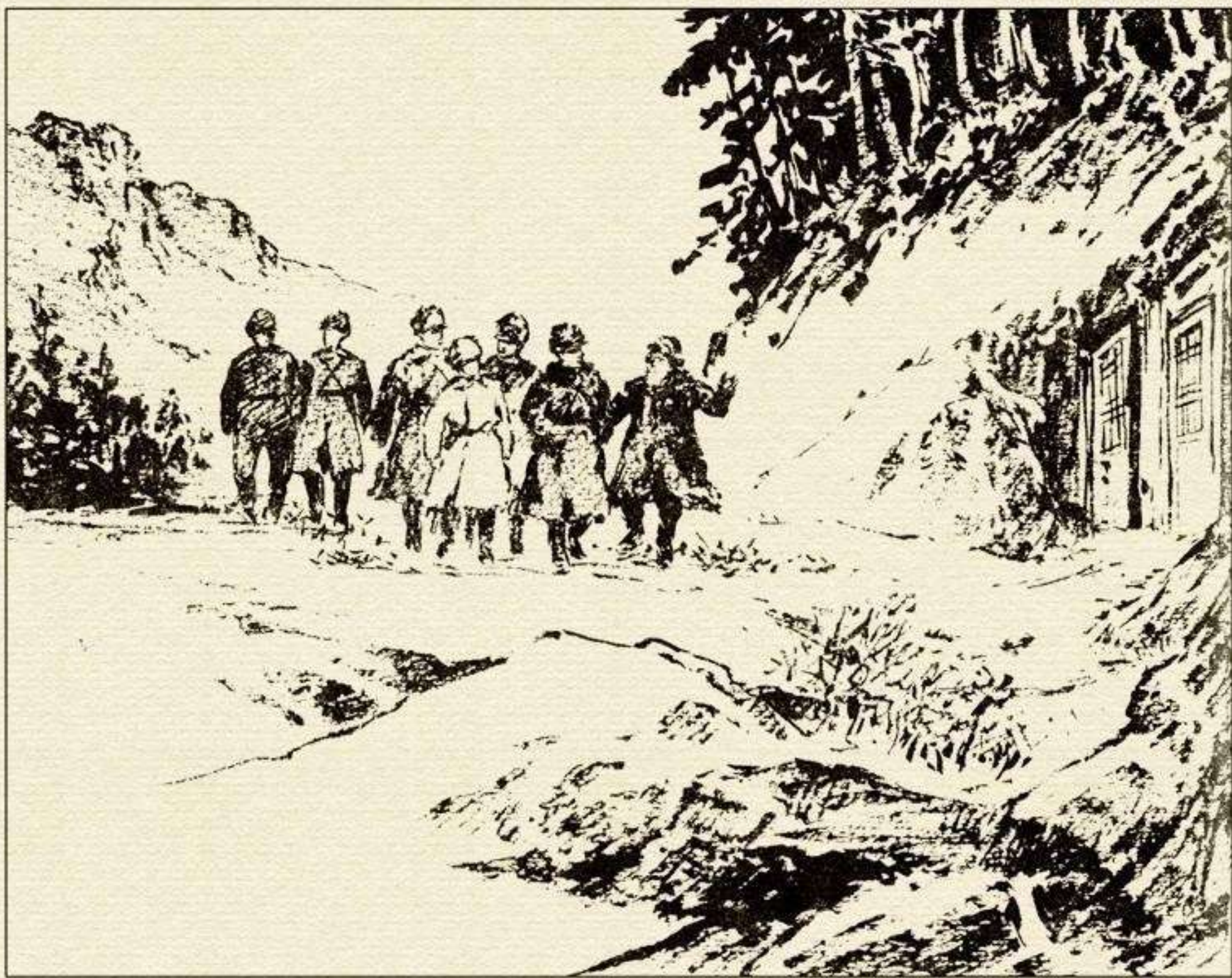
小爐匠在供詞上蓋了手印，被押了出去。劍波愉快地站起身來，叫戰士們爭取時間，休息六小時，準備迎接艱巨的戰鬥任務。



太陽挂上了林梢。劍波等人酣睡了六個鐘頭，剛起床，忽然高波領着蘑菇老人進來了。老人經過白茹的盡心治療，病已復原，他定要認白茹做個幹孫女，現在來請劍波作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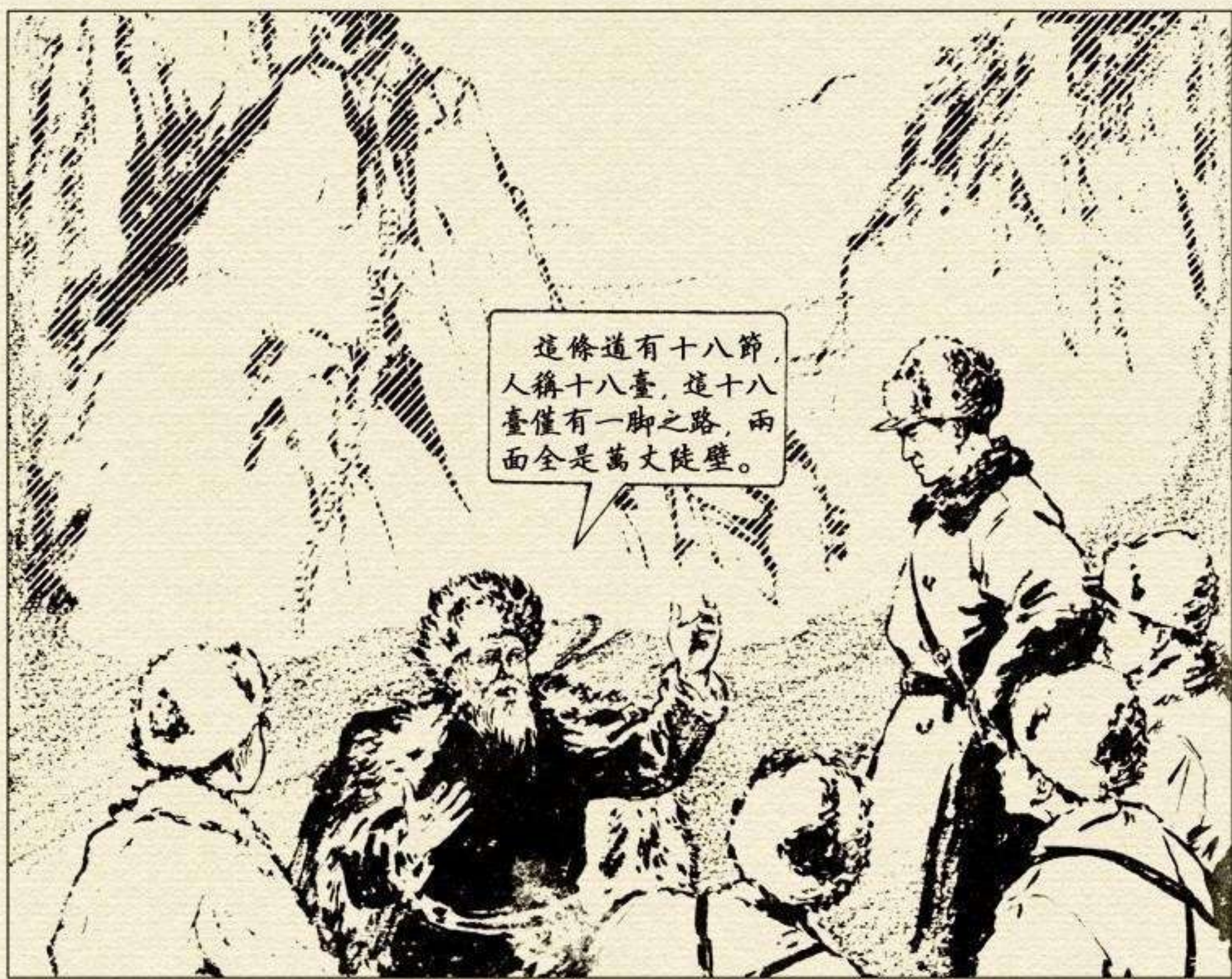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笑着答應了，便和楊子榮、劉勛蒼、樂超家、高波、白茹等，一起來到了蘑菇老人的窑洞裏。老人滿心喜悅，用山上的特產敬客。



屋小人多，大家感到氣悶，便在窑外草地上坐下來，喝着茶閑聊。這時，劍波看看白茹，白茹會意，便搖了一下老人的膝蓋，要求他說說奶頭山的地理形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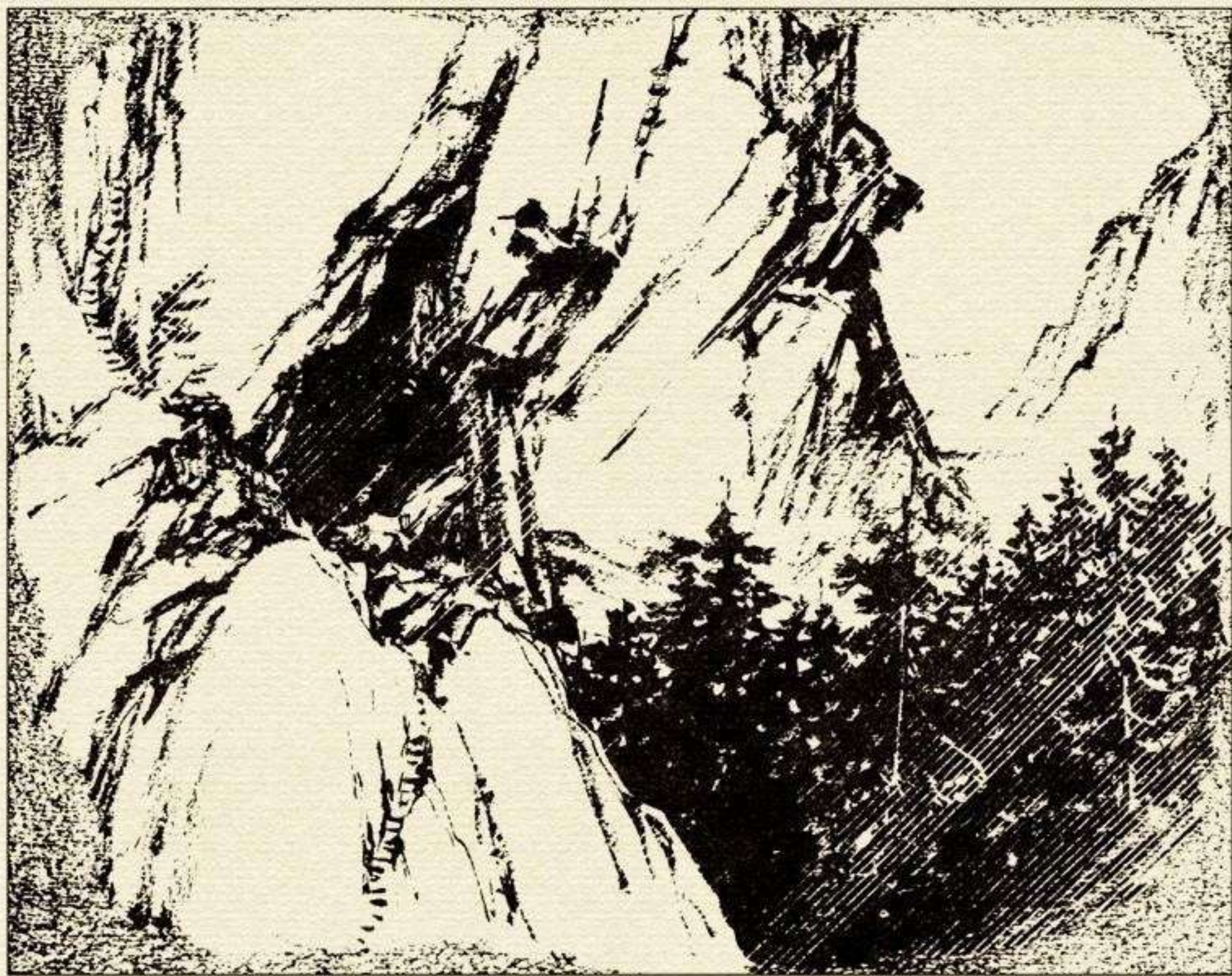


老人磕了磕烟袋，喝了一大口茶，眉飛色舞地說：「四十多年前，我獨自一人去過奶頭山，這山地勢險惡，四面都是絕路，祇有一條道能上山頂，是在奶頭山的西壁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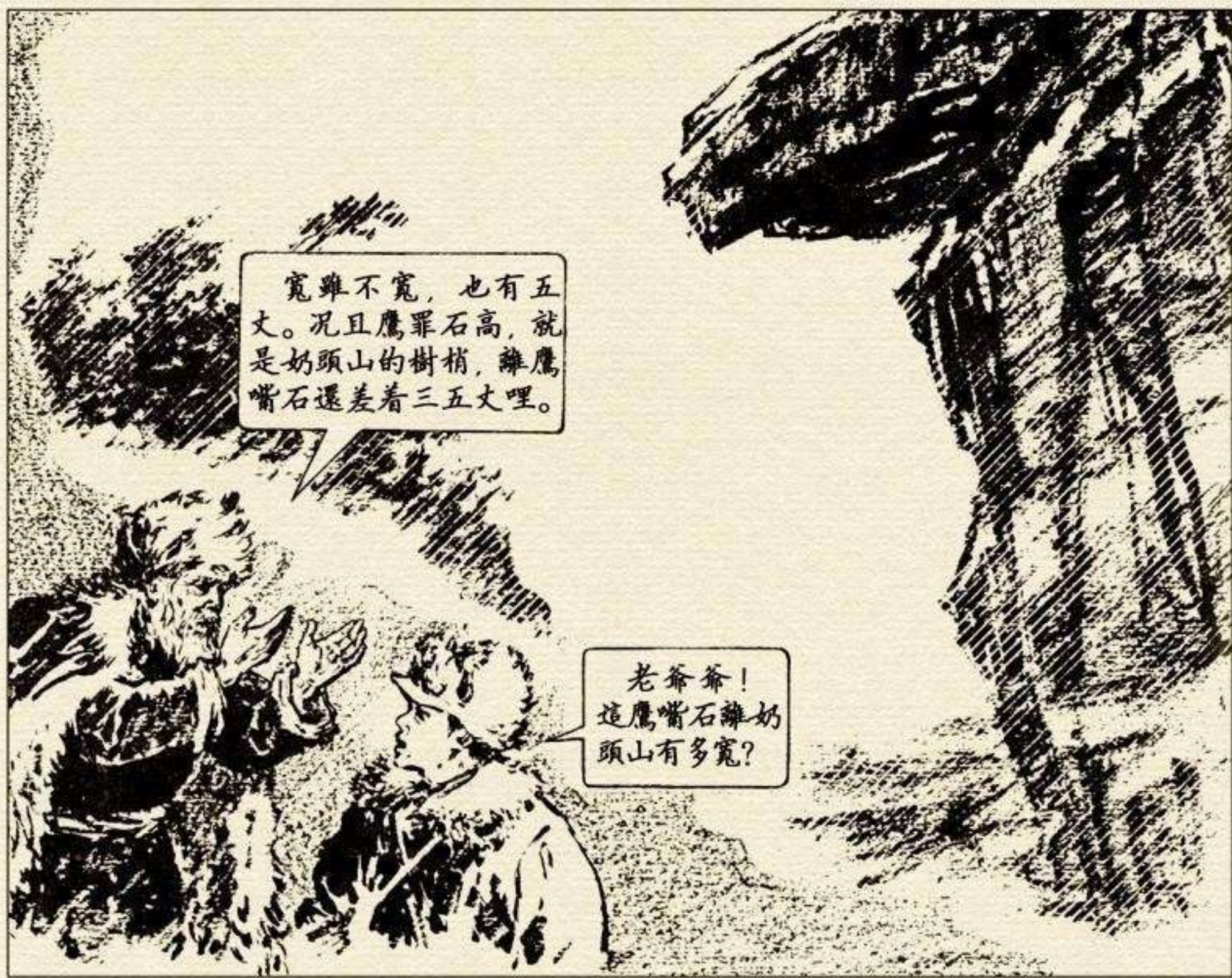


這條道有十八節，
人稱十八臺，這十八
臺僅有一腳之路，兩
面全是萬丈陡壁。

「順道上去，山半腰有個大石洞，就是仙姑洞。裏邊又有兩個小洞：一個往山頂，叫通天洞；一個向下，是個地穴，深不見底。山頂上是一片老林子，正中有個泉，叫天乳泉。」



大家正聽得出神，老人忽然站了起來：「奇景還有哩。東面是鷹嘴峰，峰上有塊大石，活像鷹嘴，伸向奶頭山，差不多就要銜上奶頭山頂的樹梢。」樂超家一聽，便急着問老人。



寬雖不寬，也有五丈。況且鷹嘴石高，就是奶頭山的樹梢，離鷹嘴石還差着三五丈哩。

老爺爺！
這鷹嘴石離奶頭山有多寬？

劍波謝別老人，回到村上，又詳細研究了突破天險的辦法，決定在當天晚上分兩路直搗匪巢。兩個俘虜禁押在蘑菇老人窩棚底下的石窖裏，上面蓋上石板，壓上大石頭。



黃昏時候，小分隊全體戰士在離屯一裏多路的小山坡下站了隊。劍波講解了奶頭山的天險和突破天險的辦法，並分析了敵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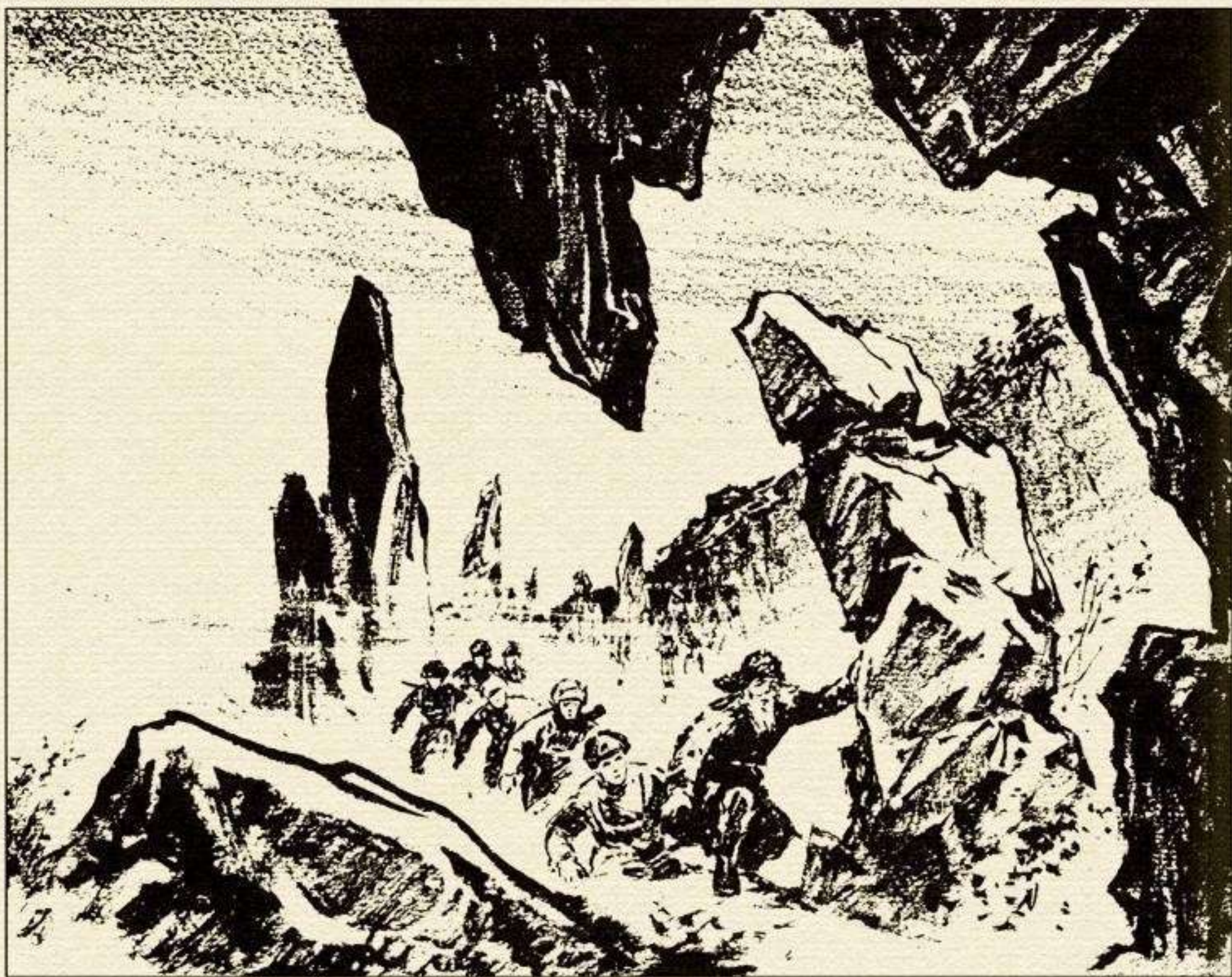


天險本來對我們不利，但今天我們是小部隊，不利却變成了有利。現在我們就出發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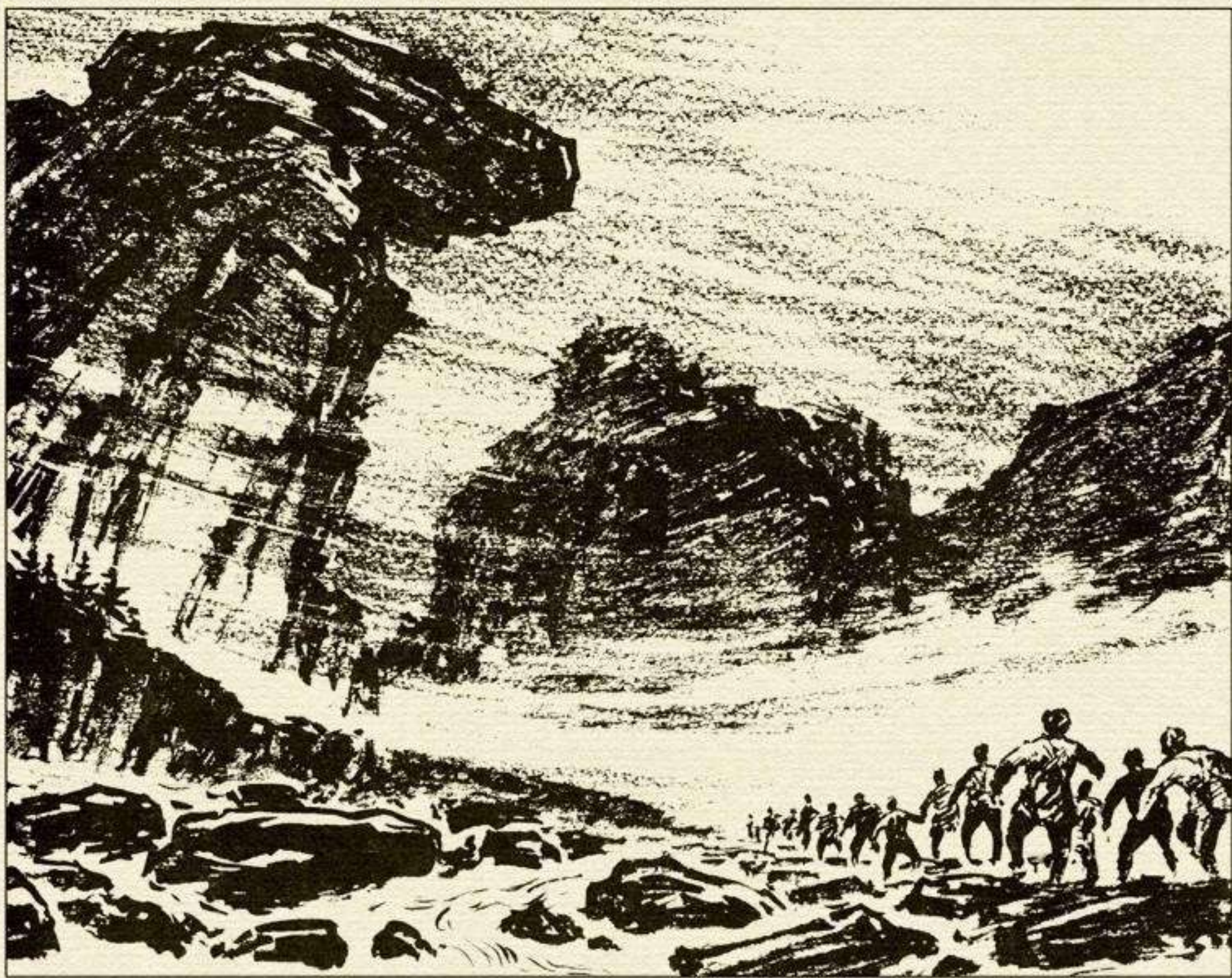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這時，蘑菇老人氣喘吁吁地跑了來，一心要領小分隊去打奶頭山。劍波和白茹勸阻不住，便把他安排在楊子榮負責的一路。



蘑菇老人渾身是勁，在前頭帶路。過了蛤蟆塘，他們按部署兵分兩路：楊子榮帶步槍小隊，老人作向導，繞到奶頭山西南角，堵住十八臺，封住仙姑洞的洞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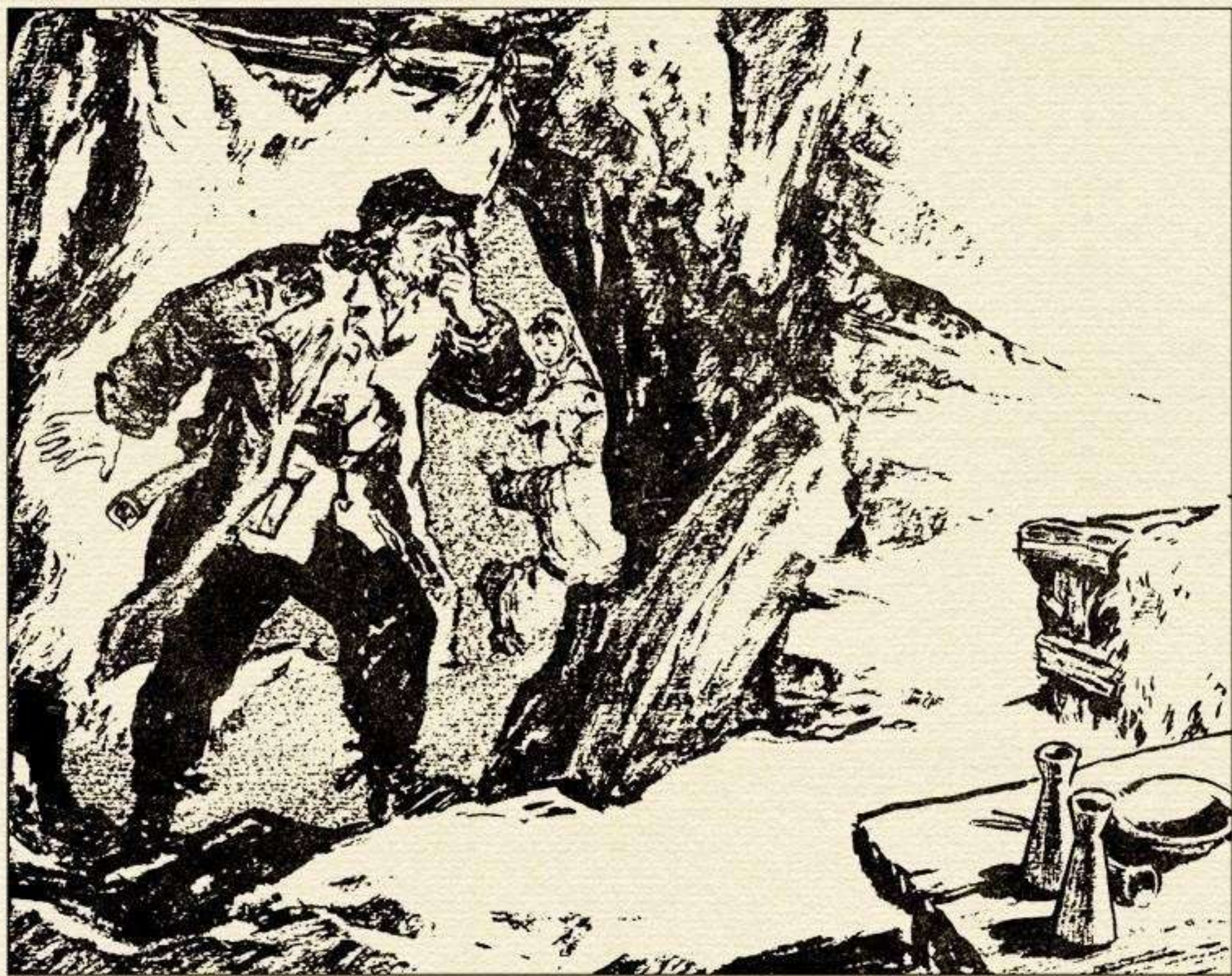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率領劉勛蒼、樂超家的兩個小隊，全部佩帶衝鋒槍和二十響大肚匣子，向正西直奔鷹嘴峰，準備跨過山澗，從奶頭山頂通天洞打進仙姑洞去。



這時候，敵人還蒙在鼓裏，他們打牌、喝酒，亂哄哄地鬧成一片，哪裏知道滅亡已在眼前了。



忽然衛隊營長丁疤拉眼氣喘吁吁地跑進洞來。自從洗劫杉嵐站後，蝴蝶迷和鄭三炮上完顏嶺侯專員那裏去報功，現在有信來了。丁疤拉眼來報告許大馬棒。



許大馬棒和兒子許福正在抽大烟。他聽了丁疤拉眼的話，狠狠地抽了一口烟，才把身子一翻，就勢坐起來自吹自擂。

這還用說，我許某向來敢作敢為，別人，哼！誰他媽的比得了。

報告旅長！太太來信，說候專員對咱們大加誇獎，當面封鄭三炮當團長。并說就要推薦旅長當副司令哪！



丁疤拉眼接着說：「鄭三炮已經到了牡丹江，探得市裏沒有共軍主力，全駐在靠山邊的各個屯落裏。鄭三炮的意思……」許大馬棒父子倆一聽，忽地跳下炕來。



丁疤拉眼點點頭說：「現在鄭三炮正在市裏聯絡咱們的人，偷取口令，準備來個裏應外合。」許大馬棒得意地晃了一下腦袋，突然用拳頭向桌子上一捶，大叫起來。



要給他來個鐵錘砸西瓜，砸得稀稀爛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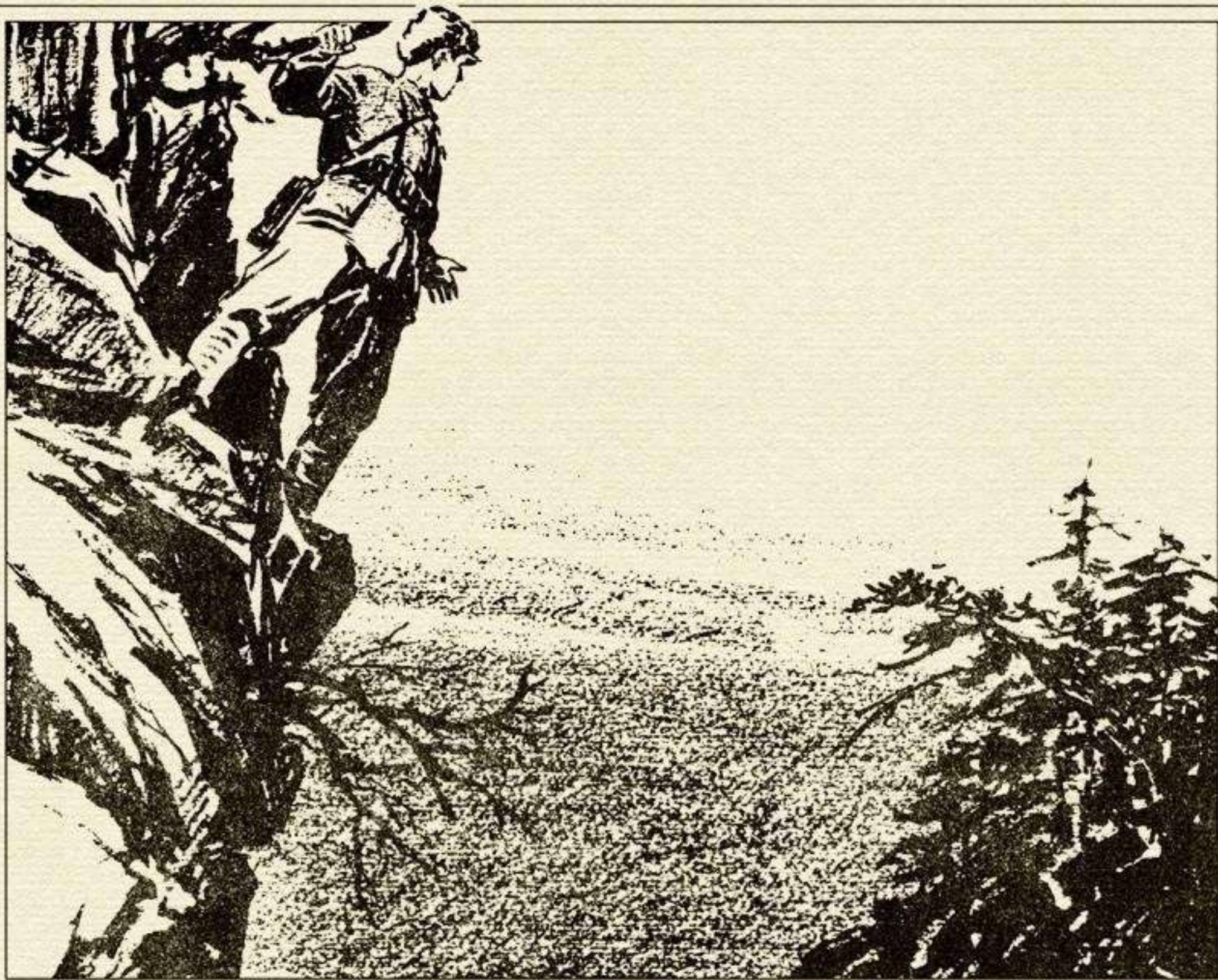
他又翻了翻怪眼道：「兵貴神速，明天起身。」說着，走進了大洞間，高喊起來。



敵人正在夢想血洗牡丹江市的時候，劍波他們已經登上鷹嘴峰，我到了鷹嘴巨石的最尖端。但見脚下的奶頭山，黑洞洞萬丈深谷，使人頭暈目眩。



天近黎明，樂超家攀住石峰，瞅看了一會，才選中了奶頭山上靠近鷹嘴石的最大最高的一棵樹做目標。他出身林業工人，是個攀登能手，人們都管他叫「猴登」。



他又把準備好的一根粗繩子，一頭拴在一棵老樹幹上，另一頭拴在自己的腰間，等待少劍波的命令。少劍波拉着繩子，仔細地檢查了每一個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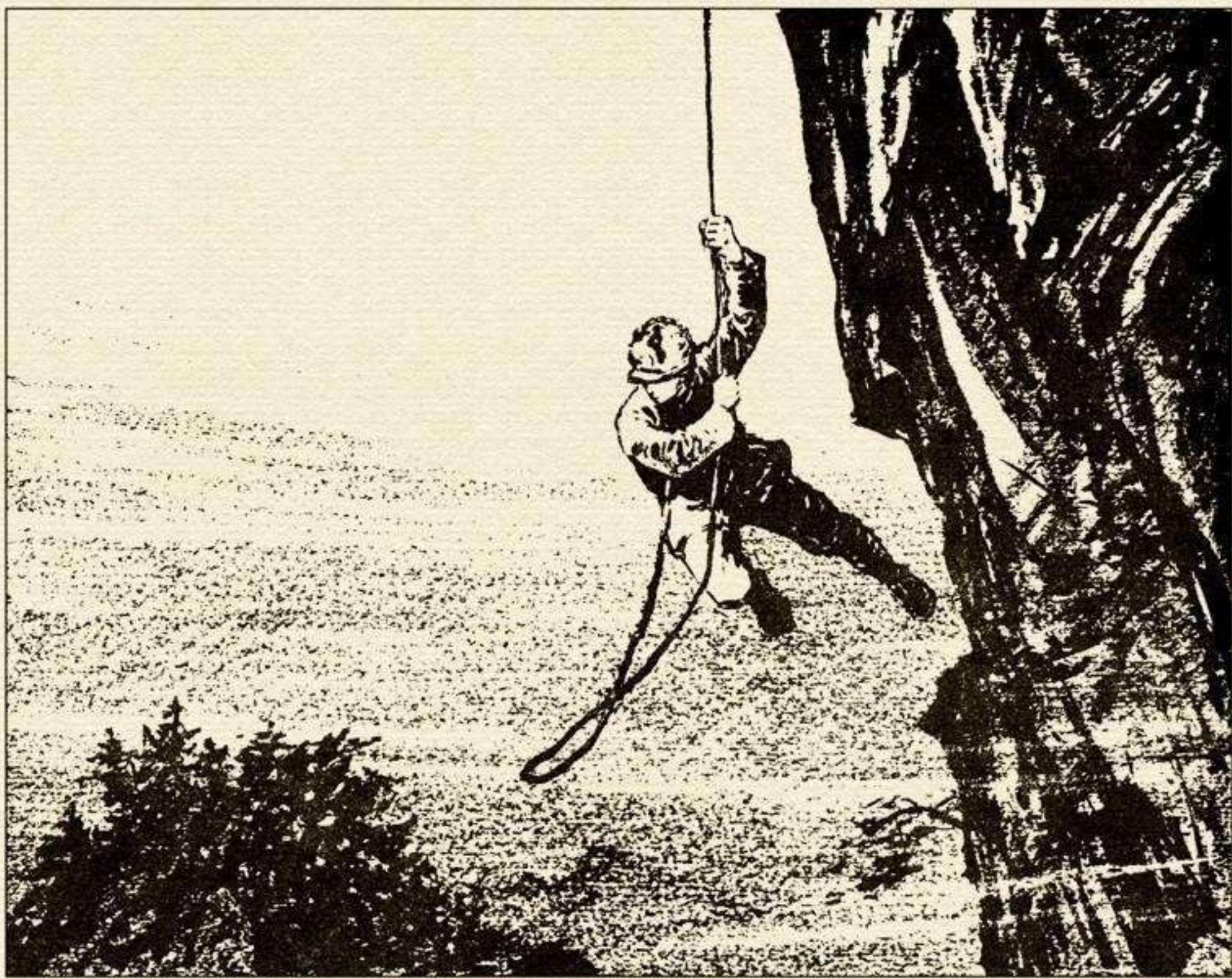
然後，他緊緊握住樂超家的手，好一會，才說出一句話來。

首長，過去再見

超家同志，祝你成功！



祇聽得「唰」的一聲，樂超家留下了懸岩，吊在石壁的半腰。他手握大繩，腳蹬岩壁，像一個抽絲的蜘蛛，向下攀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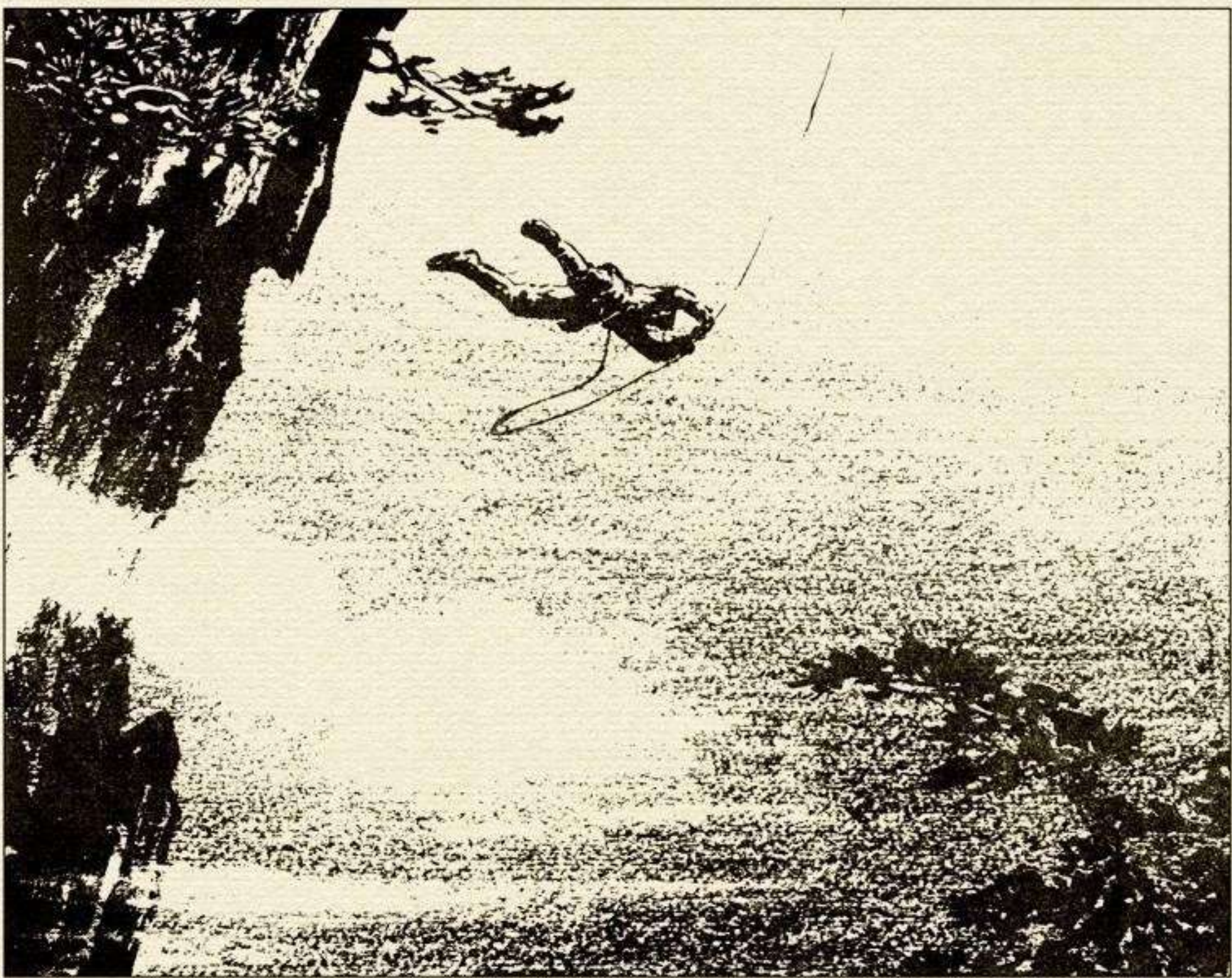
樂超家蹬着石壁，一再測量着距離，心裏想：如果竄不過去，那就會在石壁上碰得粉身碎骨，犧牲自己，不說，毀滅匪巢的任務也就落空了。



少劍波站在鷹嘴石上，瞅着夜光表，數着每一分每一秒；戰士們睜眼望着黑暗的深谷，誰都不作聲，這是多麼緊張的時刻啊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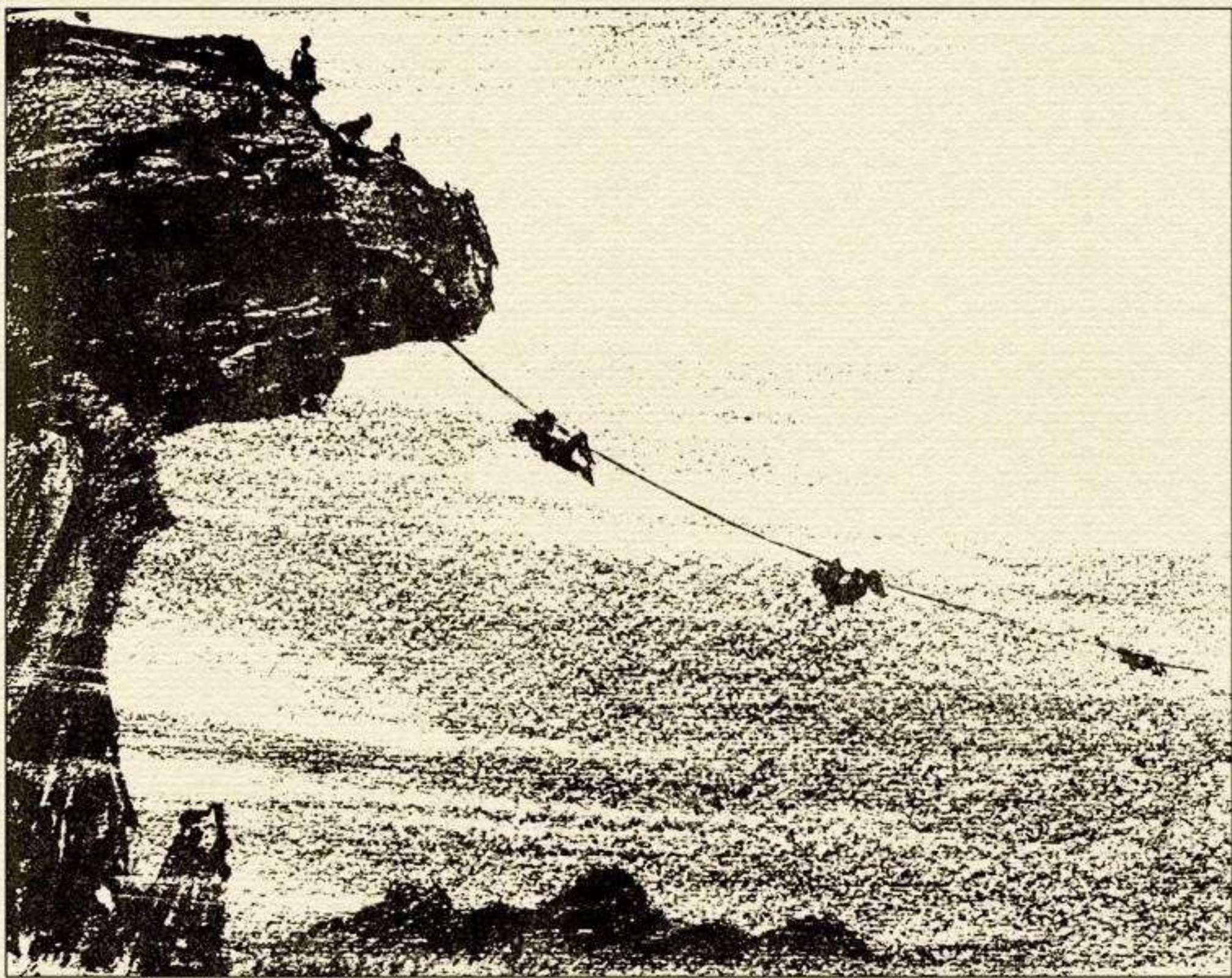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，樂超家已攀到了適合的角度，祇見他全身用力收縮，雙腳一蹬，就像一粒小彈丸，向奶頭山的樹梢射去。



成功了，樂超家在奶頭山上發出信號，繩子已經拴好了。這條繩東高西低，在萬丈深澗的上空架起了一座獨索的繩橋。



劍波命劉勛蒼和他的戰士們先行，他自己和高波、李鴻義、白茹等爲第二隊，小董帶三小隊在後。勇敢的戰士們，一個接一個飛度深澗。



劍波順着大繩溜到了奶頭山。剛落地，樂超家跑上來說，劉勛蒼小隊已封鎖住通天洞的洞口。劍波揮了揮手，便急步趕去。



祇見洞口有座小木房。劉勛蒼要馬上打進去，劍波搖手阻止，一面又迎風抽着鼻子。原來他嗅到了菜飯香味，一陣陣從正北隨風吹來。



這時，小董和三小隊也到了跟前。劍波命劉勛蒼小隊嚴密堵住洞口，他帶着樂超家的一小隊和三小隊向正北林中撲去。



將到山頂，前面有兩間木房，正是敵人的伙房。這時，門突然開了，一個敵人端着一祇木盆出來。



戰士們急衝過去。這家伙一楞神，看看風頭不對，狂叫一聲，回頭往屋裏竄。



那家伙一陣亂叫，「砰」的一聲把門關上，戰士們一擁上去，小董一脚把門踢開。



戰士們衝進屋，裏面的敵人亂成一團。有個敵人摘下槍對準小董要射，高波一梭子過去，這家伙應聲倒下，其餘幾個，嚇得沒了命，顫顫抖抖地舉手投降。



劍波命兩個戰士留下看押俘虜，自己又帶着戰士們奔回洞口去。



少劍波來到通天洞口，劉勛蒼報告說小木房裏沒有動靜。這時山下忽然傳來幾響槍聲，劉勛蒼很焦急，劍波說：「別慌，是子榮他們到了山下了。」



原來楊子榮小隊正向仙姑洞前進，因天色已明，被敵人崗哨發現，那敵人朝他們打了一槍，回頭就跑。



正爬到山半腰的十八臺，孫達得端起衝鋒槍「當當」兩槍，那家伙頭一仰，骨碌碌，連人帶槍滾下溝底，摔得稀爛。



洞裏的敵人聽到槍聲，亂了起來。許福罵了一句，抓起一支步槍，叫人背三百發子彈，走出洞口去。



他貼伏在岩石上，守着天險，以為萬無一失。其實楊子榮祇在山下虛張聲勢，轉移敵人對山頂通天洞的注意罷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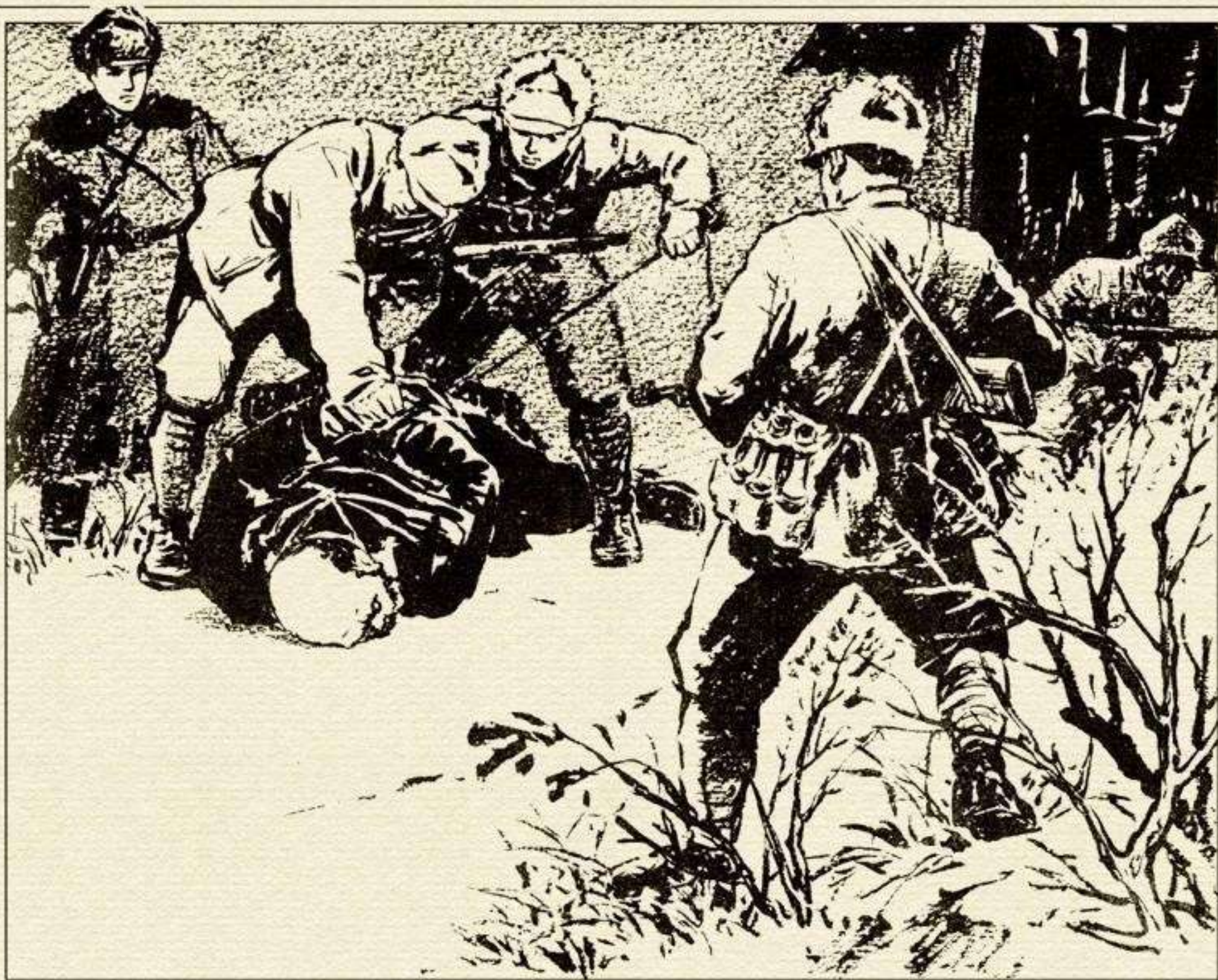
許大馬棒見山下槍聲亂響，便挂上匣子槍，披上羊皮大衣，開門上了通天洞，到山頂上來看個究竟。



他剛跨出木房，不料劉勛蒼竄過來，雙手將他攔腰一托，高高地舉了起來。敵人見頭兒被擒，急忙逃進洞去。



劉勛蒼力大無窮，祇一摔，許大馬棒一個嘴啃地，撲倒地上，兩個戰士就把他綁了起來。



敵人做夢也沒想到山頂上會來了共產黨，嚇得大亂起來。許福破着嗓子喊：「快！快！快！快出通天洞，衝上山頂！」



敵人狂叫着擁向洞口，劉勛蒼早預備好三束手榴彈等在那裏。祇聽得「轟」的一聲巨響，山崩地裂，當時就炸飛了好幾個。



敵人祇得回頭向山下逃竄。剛到十八臺，楊子榮的特等射手正等着，一陣猛射，他們都滾下深澗去了。



没死的回頭又往洞裏竄，被戰士們一陣猛射，絕望中紛紛跪下，舉槍投降。奶頭山匪衆，除蝴蝶迷和鄭三炮漏網外，其餘全被解決了。



太陽照紅了奶頭山，仙姑洞中一片歡笑。許家匪幫妄想血洗牡丹江的這一頓出師飯，變成了小分隊奇襲奶頭山的勝利餐。蘑菇老人大笑道：「不是共產黨，我哪能再進仙姑洞。」



奇 異 奶 头 山

(林海雪原之一)

曲 波 原 著 王 星 北 改 編 罗 兴 王 亦 秋 圖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長浜路六七二弄三三號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2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上海市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60 印張 2 29/30 1959 年 11 月第 1 版 1963 年 5 月第 13 次印刷 545,001—635,000

統一书号: T8081·4673 定价: 0.34 元